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
蛇的形象研究

**A STUDY OF THE SNAKE IMAGES IN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LIAOZHAI ZHI YI**

刘慧君

LAU HUI CHI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NOVEMBER 2015**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
蛇的形象研究

**A STUDY OF THE SNAKE IMAGES IN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LIAOZHAI ZHI YI**

By

刘慧君

LAU HUI CHIN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November 2015**

摘要

《太平广记》是宋前文言小说总集；而《聊斋志异》则是对魏晋以来文言小说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大总结。前人的研究发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里，《太平广记》的影响不容小觑。《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里头都拥有大量的动物描写，作者通过对动物的描写带出其所要表达的想法。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两部作品里头的动物形象。

为了能够凸显研究的重点，在众多的动物中，笔者圈定蛇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在远古之际，神话中有蛇神之传说。相传，女娲与伏羲以兄妹的身份结为夫妇，成为中国南方民族神话中的造物主。二者皆人面蛇身，被喻为蛇神之象征。蛇神既造生人类，人蛇之间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由此，笔者认为“蛇”具有研究的价值。

此外，古时候的一些人对蛇崇拜、尊敬。因此，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蛇占有重要的地位。先民之所以崇拜蛇，是因为蛇凶猛灵活、行动迅速，而且不避雨水，经长期冬眠又苏醒，生命力很强。然而，却又因为它所带来的恐惧感和神秘感而敬之如神。在神话中蛇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有好有坏。另外，蛇具有灵性；不仅能治病，也善预言，还同雨水和永生联系起来。因此，本论文主要是对《太平广记》与《聊斋

志异》的蛇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出在不同的朝代“蛇”所展现的形象，进而探讨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所在。

本论文第一章为前言，主要阐述研究动机、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集中分析《太平广记》的蛇形象。此章主要分成两节：第一节为蛇的原形象，这一节分为自然界中的蛇、具有“神性”的蛇以及具有“人性”的蛇三个类型加以叙述。第二节为蛇的幻化形象，这一节分为人幻化为蛇、蛇幻化为人以及物与蛇之间的幻化三个类型加以叙述；第三章主要是分析《聊斋志异》的蛇形象。同样的，此章也分成两节来谈：第一节为蛇的原形象，这一节也分为自然界中的蛇、具有“神性”的蛇以及具有“人性”的蛇三个类型加以叙述。第二节为蛇的幻化形象，这一节分为蛇幻化为人以及物与蛇之间的幻化两个类型加以叙述；第四章则是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点。此章同样的分成两节：第一节为《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共同点，在这一节里分别叙述原形象以及幻化形象的共同点。第二节为《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不同点，这一节也分别叙述原形象以及幻化形象的不同点；第五章结语是对两部作品的蛇形象进行一个总结。

[关键词] 《太平广记》 《聊斋志异》 蛇形象

Abstract

The Taiping Guang Ji i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written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while the Liaozhai Zhi Yi of the Qing Dynasty represents the achievements in ideology and art skill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since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Taiping Guang Ji influenced a lot in the writing of the Liaozhai Zhi Yi. The authors of both Books expressed their ideas through their depiction of the animal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study the image of the animals in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the Liaozhai Zhi Yi.

Among all the animals, I target snake as my research topic. In China mythology, both Nuwa and Fuxi were snakelike deities. They were siblings at first and turning the relationship into marriage later. Then, they created the world including human beings. Henc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nake and the human beings. Thus, I believe that the “Snake” has the value of research.

In addition, snake represented dual expression of good and evil. They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nation and many other cultures. The snake was seen as an entitled of strength and renewal by the ancients. They adored snakes as a regenerative power, but snakes could also be evil and harmful. Thus, snakes became the mysterious origins which can be found frequently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such as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the Liaozhai Zhi Yi. Besides, snake possesses spirituality; it not only can cure illness, but also well in making prophecy. Snake also closely attached with rain and eternity. My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image of the snake in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the Liaozhai Zhi Yi, and hence to analys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preface, which includes research motivation, purpose, scope of the study,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second chapter concentrates on analysing the snake image in the Taiping Guang Ji. This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original image of the snake, which is classified as the nature of the snake, the “divinity” of the snake and the "humanity" of the snake. The second section is the illusion image of the snake, which is categoriz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uman to snake, from snake to human and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snake and the objects.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analysis of the snake image in the Liaozhai Zhi Yi. Similarly, this chapter is also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original image of the snake, which is also divided into the nature of the snake, the “divinity” of the snake and the "humanity" of the snake. The second section is the illusion image of the snake. There are only two types of the illusion image of the snake here, that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nake to huma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snake and the objects. In Chapter IV, I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regarding the images of snake.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similarities found in both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the Liaozhai Zhi Yi while the second section i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the Liaozhai Zhi Yi. Fif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nake image in the Taiping Guang Ji and the Liaozhai Zhi Yi.

Key words: Taiping Guang Ji, Liaozhai Zhi Yi, snake images

致谢

终于等到写致谢词的时候，这也是说笔者的论文终于要“出炉了”。回想这四年间的点点滴滴，真的有好多感慨。

学士毕业后，在外工作了一年。当时笔者觉得人生茫然不知所从。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再度回到校园的怀抱，修读硕士课程。

修读硕士期间，笔者发现经历了一年的工作经验再度回来念书，整个视野与想法都有所不同。而在这段期间，笔者最大的收获除了与大学时期的同学再度一起打拼之外，也认识了许多对中文抱有一定热诚的新同学和教授们。我们抛开了年龄、身份、地位等等的一切，成为了一起奋斗的好伙伴。

回想当初，几个伙伴都斗志昂扬的许下了两年半要毕业的誓言，结果这过程却是煎熬的。笔者认为论文的完成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笔者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首先，文本的阅读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笔者先前对于古典文学可说是“敬而远之”，对它“又爱又恨”。因此，要完成大量的文本阅读可以说是这本论文的第一个挑战。笔者花了接近半年的时间进行阅读与整理，中途也因为需要整理的文本太多而有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幸而笔者有一群好朋友还有一个给笔者百分百支持的母亲，让笔者有了继续前进的力量。

接着，第二个大挑战是文本分析。因为量实在是太大，因此斟酌如何将这大量的材料分类以及分析。中途因为情绪已经濒临一个不稳状态，所以就暂时放下论文。在这期间，笔者亲身参与多个研讨会以及帮忙教授们校对书籍。从中，笔者学习到不少东西，累积了不少的经验，也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对于笔者在撰写论文方面，可说是有一定的帮助。后期，笔者也开始工作，希望能够在环境里，寻找一些突破点。换个环境，换个想法。

第三个挑战就是英文摘要。英文对于笔者而言简直是个“恶魔”，但是真的很感谢笔者的朋友们。她们本身也有自己的论文以及工作要忙，但是为了笔者，她们都抽出时间，帮笔者进行翻译工作，真的很感谢这群朋友！谢谢你们！

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不会忘了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的指导老师。老师，笔者要谢谢您！因为老师给予笔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以及对笔者百分百信任。老师的信任对于笔者来说真的很重要。此外，也感谢老师在笔者需要帮助时，都会给予帮助。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笔者多番到老师的府上去呈交作业。谢谢老师的体贴，笔者真的满怀感激。谢谢老师！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蛇的形象研究为刘慧君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林水椽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教授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 25.11.2015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此证刘慧君（学号: 11ULM01665）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林水椽教授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蛇的形象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pdf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刘慧君）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刘慧君

日期：25.11.2015

目录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V
致谢·····	VII
论文核实书·····	X
硕士论文提交·····	XI
论文声明·····	XII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范围·····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	3
第三节 研究目的·····	5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	7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太平广记》中的蛇形象·····	15
第一节 蛇的原形象·····	15
1. 自然界中的蛇·····	16

2.	具有“神性”的蛇·····	19
3.	具有“人性”的蛇·····	25
第二节	蛇的幻化形象·····	27
1.	人幻化为蛇·····	27
2.	蛇幻化为人·····	29
3.	物与蛇之间的幻化·····	31
图表一	·····	34
图表二	·····	47
第三章	《聊斋志异》中的蛇形象 ·····	57
第一节	蛇的原形象·····	57
1.	自然界中的蛇·····	57
2.	具有“神性”的蛇·····	62
3.	具有“人性”的蛇·····	63
第二节	蛇的幻化形象·····	66
1.	蛇幻化为人·····	66
2.	物与蛇之间的幻化·····	68
图表三	·····	71
第四章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同异 ·····	74
第一节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共同点··	74
1.	原形象的共同点·····	75
2.	蛇的幻化形象的共同点·····	78
第二节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不同点····	80

1. 原形象的不同点.....	80
2. 蛇的幻化形象的不同点.....	85
第五章 结论.....	88
引用书目.....	91

第一章 前言

《太平广记》中收入的小说，汇集了上起先秦两汉、下至北宋初年的志怪、传奇和各类异闻杂说，有近七千个故事，全书共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征引书籍四百七十多种，对宋之前的中国文言小说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清理（傅璇琮，蒋寅主编；刘扬忠分卷主编，2005：127-128）。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对魏晋六朝以来文言小说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大总结，包括一些情节和细节的移植，构思和情节框架的承传，用鬼怪精魅表现人情世态，以及人鬼之恋、人神之恋、地府仙境、梦幻游魂等志怪模式，乃至动物、植物幻化为人又保留动植物原有的习性、特征等魏晋六朝以来的规式（赵明政，1999：255-256）。前人的研究发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里，《太平广记》的影响不容小觑。

第一节 研究范围

牛景丽(2008)的博士论文〈《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中提及，《太平广记》是宋前文言小说的总集，它为后世文言小说的创作提供范本样式。后世文言小说从故事类型、整体构思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到细节描写、典故运用等都可以看到受《太平广记》影响的痕迹（157）。

虽然对于更多的小说作品来说，我们并不能找到它们受《太平广记》直接影响的证据，正如牛景丽（2008）在其论文中提到她非常遗憾的还没有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材料中找到有关《太平广记》的言论，但是通过纪昀（2005）对于《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的批评（353-354）亦可见其与《太平广记》形式与体制上的相似之处，《太平广记》对其影响可见一斑。此外，根据朱一玄（2002）《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所考本事见于《太平广记》者将近七十篇。由此看来，《太平广记》对《聊斋志异》必有颇大的影响。

牛景丽（2008）认为在文言短篇小说方面，故事情节受《太平广记》影响最突出的就是《聊斋志异》了（215）。《聊斋志异》具体情节与《太平广记》故事相似的相当多，这方面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已多有考证，不再赘述。这里从作品构思方面举一例子以证明之，如《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担生〉与《聊斋志异》卷一〈蛇人〉，这两篇文章虽在描写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整体构思、故事轮廓很相似，都是讲述人养育蛇而蛇报恩的故事。由此可见《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里，《太平广记》的影响不容小觑（牛景丽，2008：155）。

鲁迅（2006）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曾说：

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而专集之最有名者为蒲松龄之《聊斋志异》。……（134）

由上可知明代仿唐人小说都是根据《太平广记》中的故事，因此传奇的风韵在明末时弥漫天下，至清代犹如此。清代拟唐人小说最有名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迅指出，《聊斋志异》或多或少受到《太平广记》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对《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二者进行比较以见出其异同之处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节 研究动机

陈炳熙（1991）所著《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新探》一文中提到古典短篇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既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动物为主人公来加以刻画描写的。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作现实中的动物来写，即按照动物

的原形和习性，结合与人的关系（或矛盾冲突）而构成故事；另一则是让动物幻化成人，实际上是以动物形象来表现人性和人情（96）。朱宝荣（2005）在〈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一文中也谈到：“纵观文学发展史，可以说动物的塑造已然构成一种形象系列，并因此成为文学世界中一个不可轻忽的现象、一道韵味独特的景观。”（115）。由此可知，动物的描写在文学中已经起一定的作用，不容忽视。

据资料显示，有关动物的描写早已经出现在中国先秦古籍《山海经》，该书记载大量的动物传说，不过这一时期的动物描写仅仅是对大自然中一些奇异动物的相关记载，还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也有一些与动物有关的寓言故事，这时期的动物描写已经有其特殊的创作意图，创作者往往借这些动物形象来阐发哲理，印证观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故事的创作进入一个繁荣期，很多文言小说都出现动物描写。此外，宋代《太平广记》中也有大量的动物形象作品，涉及的动物多达 30 多种（张璇，2010：57-58）。而清代的《聊斋志异》里头除了人们熟悉的狐鬼花妖、神仙之类的描写之外，也出现其它的动物描写，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动物化为人或以人化为动物的幻化方式出现，另一种就是以真实的动物形象出现。这些故事里头的动物都具有两种个性，即是善与恶。有些故事展示出动

物的善、有些则展现恶，可以说对于动物的描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通过动物的描写，《聊斋志异》的作者带出其所要表达的想法。

而上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文言小说中有关动物的描写，在题材、主题创作模式方面都为蒲松龄《聊斋志异》塑造的那些有情有义、生动感人的动物形象提供有益的借鉴（张璇，2010：58）。

第三节 研究目的

《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里被描写的动物种类很多，如狐狸、蛇、龙、狗等。针对《聊斋志异》，张璇（2010）在〈异类有情 尚堪晤对——《聊斋志异》动物描写摭谈〉中有提到，《聊斋志异》全书 491 篇中涉及动物的篇章就有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以狐狸为写作对象的就有 80 多篇（57）。而其他动物经笔者查看，有蛇 19 篇、龙 7 篇、狼 7 篇、鸟 6 篇、狗和鱼各 4 篇、老虎和老鼠各 3 篇、鳖和蛙以及蝎子各 2 篇，其他动物如象、猴子、鸡、蜂、马、象、猪都有 1 篇。从中看出除了狐狸之外，蒲松龄对于动物的描写最多的就是蛇。因为狐狸已为许多学者加以研究和详析，所以笔者选择书中出现次多的动物——蛇作为研究对象，据此观察作者如何描绘蛇的形象并凸显研究的重点。此外，笔者选择蛇的原因是在远古之际，神话中有蛇神之传说。相传，女娲与伏羲以

兄妹的身份结为夫妇，成为中国南方民族神话中的造物主。二者皆人面蛇身，被喻为蛇神之象征。蛇神既造生人类，人蛇之间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潘江东，2006：251-253）。由此，笔者认为“蛇”具有研究的价值。

古时候的人们对蛇特别崇拜、尊敬，所以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蛇总是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先民崇拜蛇，因为蛇凶猛灵活，行动迅速，又不避雨水，生命力很强，经长期冬眠又苏醒。原始人对它有恐惧感、神秘感，便敬之如神（杨俊峰，2000：52）。在神话中蛇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有好有坏，并不是只代表着恶的象征。蛇具有灵性，能治病，善预言。蛇又同雨水和永生联系起来（鲁刚，2009：263）。这一点不论是在宋代的《太平广记》还是清代的《聊斋志异》里都有很多的例子能够证明。因此，笔者认为“蛇”具有研究的价值，可以通过研究看出在不同朝代蛇所具有的形象。

笔者此篇论文主要是要将《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的蛇进行形象上的比较，看看两者之间对于蛇形象的描写有什么共同点或者不同点。从中了解小说中的“蛇”形象是否延续着神话传说的形象，还是对传统观念中的蛇形象进行改造。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

笔者查找有关资料，发现学界还无人以宋代的《太平广记》和清代《聊斋志异》这两部小说中蛇的形象作比较。笔者于是进行相关课题查找时，都将其分成四种模式：第一就是关于蛇形象比较研究的课题；第二就是查寻关于《太平广记》小说中蛇形象方面的研究；第三就是关于《聊斋志异》中蛇形象方面的研究；第四则是其他关于蛇形象方面的研究。

在蛇形象比较方面，主要有余晓静（2010）的硕士论文〈论中印古代文学中蛇形象的演变〉，此论文主要是采用文化学、人类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多科学方法，以比较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来揭示中印古代文学中蛇形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及其原因，作者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蛇形象分为“神”阶段、“兽”阶段、“半人半妖”阶段以及“人”阶段；蔡春华（2004）的《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主要是比较中日文学间的蛇形象象征内涵的转变。作者主要是从两方面来分类，第一方面是先从异物婚恋故事开始，进而延伸到中日异物婚恋故事比较中的“人蛇之恋”。接着再将中日人蛇之恋故事进行分类，分成神婚式、

圆满式、悲情式、复仇式、淫欲式；第二方面就是非异物婚类故事中的蛇形象，将其分成蛇与生命、蛇与人以及蛇与伦理。作者这样的切入点颇为特别，对于笔者进行蛇形象的分类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单篇文章方面还有张敏（2008）的〈浅析东西方文明之蛇形象比较〉，作者指出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里蛇是代表着邪恶和褒义的形象，但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式的介绍，并无深入（131）；而陈琬柠（2012）的〈浅谈中西神话传说中的蛇形象〉主要就是分析中西方文明早期的神话传说中蛇的不同形象及其背后意义，对中西的蛇文化作出简要的比较（250-251）；曹宣（2003）的〈古埃及、中国神话中蛇形象比较研究〉主要是探讨古埃及神话和中国神话中蛇的形象的问题。他将两个神话系统中的蛇形象分成四个类型：第一类是叫人崇仰和敬畏的圣蛇、第二类是人神的辅卫之蛇、第三类是自然界中的蛇以及第四类是负面形象的蛇。然后在类别的基础上作比较，发现它们的异同，并从宗教、传统思维等方面追溯，从神话的产生时代来解释两种神话中蛇神形象之不同的原因，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32-33）。总的来说，关于蛇形象比较，大多是属于两个不同国家或者两种不同文明的比较，而且多是局限在神话传说这个层面。

《太平广记》这方面，笔者发现学者对其中之蛇方面的研究甚少，现找到的有卢娜〈论《太平广记》中的蛇形象〉以及吴布林、白春霞〈《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前者主要是研究《太平广记》里头唐代的作品，将蛇分为蛇本性、蛇的神性、人化为蛇以及蛇化为人四类，通过对蛇的描述，折射出唐代的社会文化（卢娜，2013：48-50）。这篇文章与笔者所要研究的内容有着类似之处；而后者作者主要就是根据《太平广记》蛇类故事和龙类故事的记载，论述汉魏至隋唐时期民间对蛇的信仰情况。一方面作者认为在古人观念中蛇与龙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关于汉魏六朝时期蛇的信仰也就更充满神圣性。作者认为蛇预示长寿富贵、加官晋爵、巨蛇代表兵灾祸乱、若斩杀巨蛇预示平定叛乱，获得政权、蛇是帝王政权的象征等，与龙有关系。另一方面蛇也开始遭人们嫌恶，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加强，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加之佛教的传入和龙王信仰对中国龙神信仰的渗透，以及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蛇身上的神圣色彩逐渐黯淡，从龙信仰中分离。作者最后总结《太平广记》中有关蛇的记载，时代越往后神圣的色彩越淡，遭人嫌恶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现象表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既是龙蛇信仰混淆的时期，同时也是逐渐析离的时期（吴布林，白春霞，2011：108-110）。

至于《聊斋志异》中蛇形象方面，笔者还未找到有学者专门研究书中蛇形象的学术论文。大多的学者，他们的文章或者论文都是以“动物”这个大体作为论述对象而蛇只是他们论述的其中一个部分。论文方面，有黑龙江大学的艾丹（2010）所写的硕士论文〈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形象及其隐喻的文化含义〉。作者将动物形象分为原生态的动物形象和可变幻的动物形象两大类，而其重点研究的是后者的形象，然后以性格特点、审美特征、艺术手法三个角度论述动物形象。接着从创作心理学和文化决定论的角度探讨《聊斋志异》中动物形象的社会价值及其隐喻的文化意蕴。这篇论文对于笔者的研究也有参考的价值。

单篇文章方面有林值峰（1999）的〈《聊斋志异》中动物的人情味〉，作者认为《聊斋志异》塑造形形色色的动物和人物形象，其中动物所具有的浓郁人情味，体现出作者的美学理想，对当今社会现实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这篇文章主要就是以动物的原形象为主，认为动物具有“以恩报德”、“有情有义”等的形象，如〈蛇人〉里头的蛇（63-65）。此外，还有吴九成（2004）的〈《聊斋》动物故事散论〉，主要将动物故事分成三类：第一类以纯自然形态的动物为论述对象，一般没有人类直接介入它们的活动，如〈螳螂捕蛇〉；第二类同样以自然形态的动物为论述对象，但它们都被安排在人与动物或敌或友、或亲或仇的相互关系中展开情节，如〈蛇人〉；第三类是以

局部人化的动物为论述对象，在人与动物更为紧密的联系中展现这些动物与人类的恩怨，如〈海公子〉。作者归纳这些类型后，分析作品创作的基本特点，并列举当代的一些故事印证和肯定《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所具有的灵性和情感，进而论述蒲松龄创作这类作品的基本出发点——善待动物，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26-32、70）。虽然是论述“动物”这个大体，但是关于其中蛇形象的论析对笔者而言，具有启发性，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还有另两篇文章也论述了《聊斋志异》的动物形象，一篇是张璇的〈异类有情 尚堪晤对——《聊斋志异》动物描写摭谈〉以及另一篇为陈炳熙的〈龙蛇鼉翼（鱼旁）皆成妙文——二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描写〉。前者主要将动物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幻化的动物，即动物幻化为人，或故事中的人物幻化成动物；第二类是原生态的动物形象，而此篇文章主要论述的就是第二类的动物形象。作者认为蒲松龄塑造一批重报恩、重然若、重情义的动物形象，以此来宣泄孤愤、痛斥邪恶、寄托理想，讽刺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人面兽心”者，藉此让人进行思考人性（张璇，2010：57-60）。而后者主要就是对于篇名上的四种动物（龙、蛇、鼉、翼（鱼旁））进行个别的分析。在“蛇”方面的分析，作者认为《聊斋志异》写蛇，使用多种手法，但与写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作者极少写蛇的幻化，都让蛇以本相出现（陈炳熙，1995：34-

41)。这篇文章对于笔者论述《聊斋志异》的蛇形象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蛇形象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宋志玛的〈谈《山海经》中的蛇形象〉。在宋志玛（2009）的论文中，他主要是将《山海经》中的“蛇”形象分为三类：自然界中的蛇、异体合构带有蛇元素的异兽以及与蛇有关的神，接着从所处环境、声音、形态、图腾等方面进行论述（33-35）。

资料显示，无论是《太平广记》还是《聊斋志异》，甚至以各国文学或东西方文化作为比较学者们对蛇形象研究并写成论文的都不是很多。因此，笔者认为进行比较研究《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蛇的形象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五节 研究方法

笔者研究的是以《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这两部作品里的蛇为对象，以文本解读的方法，通过阅读、辨析，将《太平广记》以及《聊斋志异》里头有关蛇形象的篇章进行分类，将蛇的形象分成蛇的原形象以及蛇的幻化形象两种。分类后，笔者以社会历史研究法，通过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剖析蛇之形象。

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法。社会历史研究法则更为注重“论世”，即把作家、作品放到得以产生的社会、时代、事件等周遭事态中去考察。要理解作品，须先弄清作家，而要弄清作家，又须弄清周遭事态。换句话而言，社会历史研究法就是从人的关系、遗传因素，人生于世的自然、社会环境，人所受到政治、哲学、艺术、宗教影响等诸多方面入手来认识作品、作家，认识文学。社会历史方法善于透过作品而试图窥见其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并根据这一背景去解释作品（郑茜，2009：119-120）。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历史研究法，让读者们了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蛇所呈现的形象。

接着，笔者再通过民俗信仰分析作品中出现龙蛇混杂的原因。此外，也通过动物形象研究的方法分析这两部作品同时体现蛇人性化方面的缘故。然后，通过图腾研究以及宗教等角度去分析蛇形态转变以及人幻化为蛇的因由。

在这里必须解释，所谓图腾崇拜，就是相信人类的一个群体与某一物种（图腾）有亲缘关系或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关系；它是原始氏族的一种宗教信仰，通常和原始社会某一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而图腾崇拜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被奉为图腾的通常都是动物，植物比较少见，其他物体更为罕见（朱群，1987：32）。由此角度切入，就能解释为何“蛇”在远古时期是被尊敬与崇拜的。而宗教本质上是对超人间、超自然权能的一种信仰（吕大吉，1994：44）。“蛇”这一形象在佛经文本就有几个特殊的含义。从中分析出，人幻化为蛇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从多个角度去分析两部书中蛇的异同点，可以多方面了解蛇之形象。

第二章《太平广记》中的蛇形象

《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六至四百五十九卷，为蛇的专卷，列为“蛇一”至“蛇四”卷，以蛇为主角，收入了有关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头，有的侧重于蛇的本性、有的侧重于蛇的人性，有的则侧重于蛇的神性。不同的故事体现着当时人们对蛇的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卢娜，2013：48）。通过文本阅读后，笔者将其分为两种蛇形象，即蛇的原形象以及蛇的幻化形象（表一）两种，来进行论述与分析。

由于《太平广记》上述之外的卷里还有蛇的故事，因此笔者将其再进行一次整理做成了表二以作参考，而本章主要是以蛇的专卷作为主要论述的部分，将其分为两节分别论述以上两种不同的蛇形象。

第一节：蛇的原形象

《太平广记》里描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蛇的原形象，笔者就将其分为自然界中的蛇、具有“神性”的蛇、具有“人性”的蛇三个类型加以叙述。

1、 自然界中的蛇

在自然界中的蛇这一类，有介绍蛇出没的地方例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率然〉“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名曰率然。会稽常山，最多此蛇。……”（李昉等编，1961/2006：3720）（出自旧题 汉 东方朔撰，晋 张华注《神异经》）。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率然”这类蛇多出现在会稽常山一带；还有同卷的〈蛇丘〉“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头而蛇身。”（李昉等编，1961/2006：3721）（出自《方中记》），让我们了解到东海有个众蛇居住的地方而且其蛇乃人头而蛇身。

此外，还有对自然界中的蛇进行颜色上的分类，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黄领蛇〉“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李昉等编，1961/2006：3723）（出自五代·前蜀 杜光庭著《录异记》）。除了颜色，对蛇的长短粗细也有精致的描述，如同卷的〈昆仑西北山〉对蛇之长的描述“昆仑西北有山，周迴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李昉等编，1961/2006：3721）（出自晋 郭璞《玄中记》）；还有蛇的数量，对蛇之多也有所描述，如同卷的〈蛮江蛇〉“南安蛮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李昉等编，1961/2006：3724）（出自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这些都

是从蛇的外形以及数量，替蛇作一个描述，让人们对蛇有一个初步概念的了解。

至于蛇的性质——有毒和无毒这两者，在《太平广记》里也有记载，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鸡冠蛇〉“鸡冠蛇，……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李昉等编，1961/2006：3723）（出自五代·前蜀杜光庭著《录异记》）以及同卷的〈爆身蛇〉“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李昉等编，1961/2006：3723）（五代·前蜀杜光庭著《录异记》）。除了有毒的蛇之外，还有没毒的蛇，如〈绿蛇〉“……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如小指。……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李昉等编，1961/2006：3721）（出自唐陆羽《顾渚山记》）。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日常知识以及医药价值的描述，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种黍来蛇〉就提供了驱逐蛇的日常知识“种黍来蛇，烧杀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李昉等编，1961/2006：3722）（出自唐张鷟《朝野僉载》）；而同卷〈报冤蛇〉这篇就讲述防范此蛇的方法“岭南有报冤蛇。……将蜈蚣自防，乃免。”（李昉等编，1961/2006：3721）（出自唐张鷟《朝野僉载》）；同卷的〈蓝蛇〉以及〈巴蛇〉就显示出其药用价值所在“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反解毒药。”（李昉等编，1961/2006：

3724) (出自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巴蛇食象, ……食之无心腹之疾。” (李昉等编, 1961/2006: 3724) (出自 西晋 张华《博物志》), 明显的指出吃了巴蛇肉不得心脏和肚子疼病。

除了这些蛇出没的地方、外形、数量、性质等等, 最重要的还是描述了蛇的本性, 即是它的兽性。这所谓蛇的本性就是凶猛的, 这凶猛就表现在它会吃人。如卷第四百五十六〈魏舒〉主要就是描述魏舒府中有两条蛇, 住在厅堂的平顶上, 住了许多年都不为人知道, “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 (李昉等编, 1961/2006: 3727)。有一天夜里蛇经过柱子附近割伤, 痛得爬不上屋顶才被人发现后而杀之 (出自东晋 干宝撰《搜神记》); 卷第四百五十八〈选仙场〉则讲述了道士以为五色彩云能够让他们成仙, 其实“盖五色云者, 蟒之毒气, 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 (李昉等编, 1961/2006: 3750)。原来最后这些道士都成了蟒蛇的食物 (出自五代 王仁裕《玉堂闲话》)。除了这几篇外, 还有几篇关于蛇吃人的故事, 这里就不再赘述。

蛇是凶猛的动物, 但是人世间多见一物克一物的现象, 因此蛇还是会被其他生物控制或者制服的。如卷第四百五十八的〈鄧甲〉主要是讲述了邓甲运用法术来对抗蛇, 而蛇却不是他的对手的故事 (出自唐 裴铏撰《传奇》)。还有卷第四百五十九〈斫老〉主要就是讲述蛇被“有一物如盘许大, 似蝦蟆。色如烟熏, 褐土色, 四足而跳” (李昉等编, 1961/2006:

3760)的生物所杀(出自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说明了还是有生物能够制服蛇这类凶猛动物的。此外,弱小的动物为救自己最爱的亲人,也能将蛇给击败,如卷第四百三十七〈华隆〉讲述的是狗主人被蛇所缠绕,狗为救主人而将蛇咬死的故事(出自南朝·宋 刘义庆《幽明录》)以及卷第四百四十的〈张文蔚〉也提到关于鼠狼的孩子被蛇所吞,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智勇杀蛇的故事(出自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综合以上,可看得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对蛇的品种、习性有所了解,将蛇的性质、种类、形态、药用价值等都以简练的文字,形象地描绘出来。与今日的蛇作比较研究,可成为蛇科专家研究的珍贵资料(曹廷伟,1993: 34)。除此之外,蛇虽凶猛却还是有可以克制它的生物。

2、 具有“神性”的蛇

在蛇的原形象里除了描述蛇的品种、习性等之外,蛇还具有神性,因此人类会敬畏蛇,如卷第四百五十七的〈蒙山〉主要就是讲述鲁国费县蒙山有寺庙废弃很久,老百姓想修建,但是一条几十丈长的蛇出来吓人,所以就不能修建(出自宋 刘敬叔撰《异苑》)以及同卷〈兴福寺〉也讲述兴福寺的和尚原本要重新翻盖十光佛院但是看见有上万条蛇在地上互相缠绕,摇着头张着口,象吞吃东西的样子,寺里的和尚非常害怕

认为是上天怜恤繁重的劳作，所以借灵物使人改变主意，因此就不拆佛院（出自唐 张读撰《宣室志》）。从这两篇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把蛇当成是上天派来的灵物而尊敬之。

由于蛇是天上派来的灵物，因此蛇具有不可侵犯的地位，如卷第四百五十七的〈顾楷〉就讲述顾恺在田地树上摘桑叶，看见一群的蛇进入一个小洞。他急忙下树，看那蛇进去的地方，一点也看不到孔洞。天黑回家，就得了哑巴病，不能再说话（出自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因此若是冒犯蛇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此外，若是攻击蛇就会带来不幸，如卷第四百五十八的〈嵩山客〉主要就是讲述一群人想要把蛇杀来吃结果遭雷电劈死的故事，而主张不要杀蛇的人能够幸免（出自唐 皇甫氏撰《原化记》）。除了带来不幸之外，伤害蛇，蛇会报复，如卷第四百五十九〈郟县民〉讲述郟县有个农民抓到蛇就将它取出五脏，然后还用火烤了几天，而这农民家有个孩子，突然全身红肿，皮肤起泡破裂，“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剝剔腹中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苦痛’”（李昉等编，1961/2006：3755）。最后农民放了蛇，儿子也痊愈了（出自 五代·前蜀 杜光庭著《录异记》）。还有同卷的〈安陆人〉主要也讲述蛇报复的故事，安陆县有个姓毛的人喜欢吃毒蛇，用酒把蛇吞下肚。有个卖火柴的人梦见一个老人叫他把蛇送给毛生。他将蛇交给毛生，蛇就咬中他的乳房，失声跌倒，就死了（出自五代·南唐 徐鉉撰

《稽神录》)。以上这些故事都总结出，蛇是一个该受尊敬的具有神性之物，不可以侵犯。

而在民间观念里，蛇能够给人一种兆象，有凶兆，也有吉兆。凶兆方面，巨蛇的出现可能就是预示着兵灾祸乱，如卷第四百五十七的〈无畏师〉就讲述天宝年间，无畏禅师在洛阳，当时出现一条巨蛇，无畏师预示“后此蛇决水潞洛阳……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公庙。”（李昉等编，1961/2006：3741）。最后果然应验无畏禅师的话，安禄山占据洛阳，把宫室和庙宇都毁了（出自唐 张读撰《宣室志》）。卷第四百五十八的〈利州李录事〉讲述李生的馆舍里来了一群蛇，李生以贪赃罪被刺史知道，上报皇上而上吊自杀，其妻子甚至家里的人都陆续死了，最后应验蛇代表灾难的到来（出自唐 张读撰《宣室志》）以及卷第四百五十九〈孙光宪〉主要是讲当年杨守亮镇守褒地，有一条蛇横在山岭的路上，四周都有很多小蛇围着，过了十五天才消失，第二年，杨守亮就被诛杀（出自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除了预示兵灾祸乱，蛇的出现能够预示输赢，如卷四百五十九〈王思同〉讲述后唐少帝主持朝政的时候，清泰王在岐阳起兵反叛，朝廷就派王思同向西征伐他。忽然有一天，官僚们扶着槛栏向西看，只见羊马城有两条大蛇，一东一西，蛇头相对，随从人员扔弹丸给予警告。当时有个人打中东面那条蛇的脑袋，蛇死了。西面的蛇就慢慢进入洞穴空隙之

间。有明白的人私下议论“曰：‘潞王乙巳年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李昉等编，1961/2006：3758）。还没过十天，王师方面的大批将军都背叛朝廷归顺潞王。王思同的心腹将领王彦晖及其手下的人，一起投降到岐阳城里去，王思同单人一骑逃走，竟没于王事焉（出自五代 王仁裕《王氏见闻》）。由此可见，东蛇中脑而卒的兆头预示王思同会打败仗。

吉兆方面，蛇能预示长寿富贵，如卷第四百五十六〈张承母〉主要是讲述张承的母亲在怀着张承的时候，坐着船游玩时，遇到一条白蛇进入船内，之后把蛇装入箱子带回家。一宿之后，打开箱子蛇不见了。而邻人看到昨天张家有一只白鹤飞到天上去。于是就派人去算命，说这是吉祥之兆，“及生承，名白鹤。承生昭，位至丞相，为辅吴将军，年踰九十，蛇鹤之祥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27）（出自 后秦 王嘉《王子年拾遗记》）。而卷第四百五十九〈姚景〉主要是说姚景小时侍奉刘金，在马廐中干活，刘金曾经突然走到马厩的地方，“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李昉等编，1961/2006：3762）（出自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小赤蛇的出现是姚景将要发达的征兆。

蛇在民间还是财富的象征，蛇的别名为富贵，士家人对蛇不直呼其名，而尊称：“钱串子，金串子”（张振岳，2009：39），卷第四百五十

七的〈树提家〉主要就讲述树提家刚建一所住宅，准备搬进去住。忽然有无数条的蛇从外进来，把地铺得满满的。这时有一个路过的人就用符镇，将蛇退去堂屋中心的一个洞。蛇全部进去洞后，就烧水灌进洞里，过了一宿，把洞挖开，得到古铜二十万贯，于是成了大户人家，因此“蛇乃是古铜之精”（李昉等编，1961/2006：3736）（出自唐张鷟《朝野僉载》）。

此外，蛇的出现也代表加官晋爵，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冯緄〉主要是讲说冯緄“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李昉等编，1961/2006：3727）。他就很害怕，去占卜，说这是吉祥的兆头，“复五年，果为大将军，寻拜辽东太守。”（李昉等编，1961/2006：3727）（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以及卷第四百五十九的〈王稔〉也讲述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免官回到扬州，做统军官，坐在厅堂里和客人说话，“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唯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李昉等编，1961/2006：3762）（出自五代·南唐徐鉉撰《稽神录》），这里小赤蛇的出现预示王稔即将加官晋爵。

巨蛇出现预示着即将出现兵灾祸乱，那么斩杀巨蛇也能预示平定叛乱，获得政权，如卷四百五十六的〈吴孟〉主要就是讲述永嘉末年，豫章有大蛇，凡是路过的人都被吞。道士吴猛和弟子把蛇杀了，“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既而果杜弢灭也。”（李昉等编，1961/2006：

3728) (出自南朝·宋 雷次宗《豫章记》)。同卷的〈余干县令〉里就说到鄱阳县的余干县令，到官任上没几天就死了，之后没人敢就职。唐代先天年间，就有一个穷读书人，去作县令，遇到一个白口袋，这个白口袋引他到水池边，在那儿有个洞，就挖之，“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李昉等编，1961/2006：3732）（出自唐 戴孚撰《广异记》）。蛇除掉之后，天下就太平，可见蛇是祸害的根源。卷第四百五十九的〈水清池〉主要是讲述水清池，是属于祈祷求雨，投拜龙神的地方。而唐庄宗在还没有经过河南的时候，在不远处打猎，而庄宗就在水清池边搭帐篷休息，看见很多蛇都进入水清池，然后士卒也猎杀到一条大蛇来吃，有人看见这个现象就预示认为是打败梁国的好预兆，这是高祖斩蛇一类的事（出自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上述所说的关于具有”神性”的蛇这一类原形象，其实其特性多少也与龙这个传说中的动物有着关系。其实，在古人的观念中龙与蛇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认为龙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始蛇神不断神化的结果。因此人们普遍地相信龙即是蛇，蛇即是龙。¹如卷第四百五十八的〈嵩山客〉就说到大蛇是龙“或曰‘大者或龙神，杀之恐为祸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45）（出自唐 皇甫氏撰《原化记》）。虽然龙与蛇两者之间常被混淆但是人们还是有办法将它们辨别，如卷第四百五十

¹关于龙与蛇之间关系的叙述与论证可以参阅吴布林，白春霞：〈《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管子学刊》，2011年第1期，页108-110。

九的〈景涣〉主要是讲述景涣做壁州的白石县县令，步行攀登巴岭山，山岭险峻高万仞，走了约七八里路程，走到玉女庙，这时有巨蛇横在路上，直径约七八尺，身上的鳞甲有展开的扇子那么大，头和尾巴都垂在山下，只听见树木折断的声音，在山谷之中震响。童仆们都吓得两腿颤抖，不能走路，因此大白天停在山洞里休息。之后又登上高处看那条蛇，目光要看到尽头才能看见蛇的尾巴，“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晴明，方见是蛇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61）（出自宋景涣《野人闲话》）。从这篇故事看得出，那时候人们把龙和蛇都混淆，但是它们通过天气气候来判定，这也说明人们渐渐的分清楚龙与蛇之间的不同。

3、 具有“人性”的蛇

蛇虽然是凶猛的动物，它会吃人，但是蛇在故事里也表现出其人性化的一面，如在卷第四百五十六的〈邛都老姥〉里，蛇会报恩。这个故事主要是讲述一个贫妇吃饭的时候，常有一条小蛇来找食物，贫妇可怜它，喂养它。蛇长大后吃了县令的马，县令大怒收押贫妇。后县令找不到蛇而要杀贫妇，蛇托梦给县令，责问他“‘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三十日，……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至今犹存。……”（李昉等编，1961/2006：3730）（出自唐焦璐《穷神秘苑》）。与之相似的还有卷第四百五十八的〈檐

生)叙述从前有一个书生,路上遇到一条小蛇就收养起来,取名为“檐生”,后来蛇渐渐大,就将之放走到大泽里。四十多年后,那条蛇长到很大,人们称作神蟒,凡经过的人都会被吞。有一次书生走到大泽附近,遇到了“檐生”,蛇便低头,很久才离开。之后回到范县,县令听说书生没被蛇吞于是将他关起来并且判死刑。“其夜,蛇逐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44-3745)(出自唐戴孚撰《广异记》)。而卷四百五十七的〈海州猎人〉就讲述一只小黑蛇,寻找人类帮忙杀死另一只大蛇,之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43)(出自唐戴孚撰《广异记》)的故事。这三则故事都充分的体现出,蛇具有知恩图报的美德。

蛇除了会知恩图报外,也还具有孝心,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窦武〉主要就讲述后汉窦武的母亲生窦武时也产下一条蛇,并将之送到野外去。后来窦武的母亲死了,等到出殡那天未落葬时,“有大蛇捧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诘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李昉等编,1961/2006:3726)(出自东晋干宝《搜神记》),这故事充分的体现出蛇也具有人类的孝心。此外,蛇也如人一样,具有保护孩子的天性,如卷第四百五十七的〈广州人〉就讲述广州人在伐树时,发现巢穴中有三个卵,就取来煮。刚要热时,就听见林中

有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李昉等编，1961/2006：3735）（出自晋陶潜撰《续搜神记》），故事中说当蛇发现孩子生命受到威胁，也一样会尽全力去挽救并且替孩子报仇。这些故事让蛇具备“报答恩情”、“为主复仇”的义行，体现出来的完全是人性的一面。

第二节：蛇的幻化形象

《太平广记》里描述了各种类型的蛇的幻化形象，笔者将其分为人幻化为蛇，蛇幻化为人，以及物与蛇之间的幻化三个类型加以叙述。

1、人幻化为蛇

人身变异的记述自六朝起便是志怪写法而传述不衰，反映着人们对鬼神异事存有的单纯兴趣，但唐代人身变化的记录却并非仅止于此，部分撰述除讲人体由常态进入异态的过程外，开始关心人变为蛇的关联性，借此解释化蛇的发生（卢娜，2013：49）。而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恶人变蛇，如卷第四百五十九的〈卫中丞姊〉，主要是说御史中丞卫公有个姐姐，“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李昉等编，1961/2006：3753）。过了十多天忽然变成一条大蛇，“长丈余，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

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54）（出自唐皇甫氏撰《原化记》）。与之故事相似的还有同卷的〈张氏〉及〈又〉主要是说杜判官妻子张氏，死后化为大蛇，只因“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李昉等编，1961/2006：3759）（出自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还有同卷的〈僧令因〉讲述和尚令因往金州，看见前面的竹轿，有个穿着丧服的仆女跟着。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人首而蛇身的妇人，令因非常吃惊，“妇人曰‘不幸业重，身忽变化。’”（李昉等编，1961/2006：3753）（出自唐于逖《闻奇录》）。这故事里虽然只是简单的讲述妇人是因为业重而身子遭到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有人认为只要女人做了不好的事情，那么就会遭到惩罚变为蛇或其他异物。

有罪的人被惩罚为蛇是恶有恶报，但是有病的人也会化为蛇，如卷四百五十九的〈徐坦〉讲述一个姓李的樵夫之妻子得了重病，一年多也不好，形体开始发生变化，要求邻人把她放到山口处。忽然听见大风雨的声音，“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屈，化为一蟒，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摔其首，并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李昉等编，1961/2006：3759）（出自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变蛇的多数是女人，而且皆为脾气暴虐、不守妇道者。这一类故事的产生应该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妇女的悍妒之风有关。人们想通过这种方法给妇女一个警告，希望她们遵守妇道，礼敬柔顺（吴布林、白春霞，2011：110）。

2、蛇幻化为人

这一种幻化的情况则是与前述者相反，是蛇幻化为人并且害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精怪迷信思想盛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精变怪，他们通常幻化成人形，或为男为女来迷惑世人，有的可以给人带来好运，有的则是厄运。蛇具有恶毒狡猾、形象丑陋等特点，因而带给人的只有灾难，而无欢喜（吴布林、白春霞，2011：110）。如卷第四百五十八的〈李黄〉主要就是讲述李黄被一白衣女子引诱，回家后李黄整个身体逐渐变成“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惧。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莢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李昉等编，1961/2006：3752）（出自唐谷神子撰《博异志》）。而这里的蛇主要是以女子的姿态出现，这些早期故事的蛇女只能称为蛇妖，丝毫不具备“人”的性格特点，她们凶残成性，外表的美丽与内心的邪恶形成强烈的对比（卢娜，2013：49）。

除了蛇化为女子之外，蛇妖也会以男人的姿态出现，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王真妻〉讲述王真的妻子赵氏与一个少年来往，这个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寢室，即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李昉等编，1961/2006：3733）。忽然有一天，王真从外面回来，看见少年与赵氏一起坐在酒桌上，欢声笑语地喝酒，非常惊讶，“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为一大蛇，奔突而去。……俄而赵氏亦化为一蛇，奔突俱去。……”（李昉等编，1961/2006：3733）（出自唐柳宗元《潇湘录》）。这篇故事里妇女同样的也因为不守妇道而变成蛇，受到惩罚。此外，同卷的〈朱覲〉这篇也是与上述所讲的类似，主要讲述蛇化为少年去魅惑女子的故事，当少年从女子房间走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复射之，而失其迹。……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覲。”（李昉等编，1961/2006：3733）（出自唐薛用弱撰《集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六的〈楚王女英〉以及〈太元人士〉说的同样也是蛇化成男子去魅惑女子的故事但是与上述的描写手法有所不同，是通过间接的描写方式，展现出蛇的幻化。首先，〈楚王女英〉讲述的是鲁少千学得仙人的符法，楚王的女儿得妖魅病，请少千治病。一个叫伯敬的男子出现在鲁少千面前，并且承认一切是他所为，答应给二十万钱，希望少千不去救楚王的女儿。少千假装拿了钱后却从别道去楚国为楚王的女儿治病。而另一边在楚王女儿的屋子前面，有人敲门，“但闻云：‘少千

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盘，女遂绝气，夜半乃苏。王使人寻风”最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李昉等编，1961/2006：3726）（出自三国 曹丕撰《列异传》）。魅惑楚王女儿的男蛇妖从头到尾并没有以人形出现，反之是通过他的父亲——一个叫伯敬的男子，展现出蛇的幻化形象。

同卷的〈太元人士〉则主要是讲述晋代太元年间，有个读书人把女儿嫁到附近村子。到了晚上，新娘子抱着乳母哭泣，不敢说话。乳母藏在帐里，用手偷偷地摸床，摸到一条蛇，缠绕着新娘子。乳母吓得跑出去，就看见“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李昉等编，1961/2006：3729）（出自晋 陶潜撰《续搜神记》）。同样，故事里头娶新娘子的男蛇妖也没有以人形出现，反之是通过柱下守灯的婢女，展现出蛇的幻化形象。

从上述几个例子看来，蛇多数是幻化为男子以利诱女子的故事为多。而女人往往也会因为自己的不守妇道而换来应有的惩罚。

3、物与蛇之间的幻化

除了人蛇之间的幻化外，物与蛇之间也能幻化，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颜回〉主要就是讲述颜回和子路一起坐在孔子的门前，有一只鬼怪

去求见孔子。子路象丢失了魂魄一样，紧闭嘴，说不出话。颜回却穿上鞋举起剑走上前去，两臂抱住他的腰，这时鬼怪的身形变成蛇，就杀了它。蛇是凶猛的动物，故事通过颜回杀蛇，表达出孔子所说的“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李昉等编，1961/2006：3724-3725）的道理（出自 南朝·梁 殷芸撰《小说》）。除了怪物幻化成蛇之外，饭也能幻化成蛇，卷第四百五十八〈咎老〉讲述的是村里有个人被毒蛇咬，不一会就死了，头发掉光，身子肿起一尺多。他们请咎老帮忙救人，等了很久蛇也不到。于是咎老大怒，就取出几升的饭，弄成蛇形并念咒语。那条饭蛇就蠕动出门，去引来一条蛇爬到尸体肿起的地方吮吸，尸体渐渐消肿，蛇却缩小死了，那个村民就活了（出自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除了其他物体可以幻化为蛇之外，蛇也会变化成其他物体，在卷第四百五十六的〈司马轨之〉一文中提到司马轨之善于射野鸡。朝廷的武库里，突然出现野鸡，当时人们觉得奇怪，张司空说“‘此蛇所化耳。’”（李昉等编，1961/2006：3728），就派人搜查库中，果然找到蛇蜕（出自 宋 刘敬叔撰《异苑》）；而同卷的另一篇〈又〉里也提及蛇化为竹。故事讲述晋朝太元年间，有个汝南人进山，看见一根竹子，中部已经成蛇形，上部枝叶还象原来一样。吴郡桐庐人曾砍伐剩余的竹子，睡了一宿后，起来看那竹竿，变成了野鸡，头和脖子全部都变成了，身子还未变成，也就是说“亦竹为蛇之化。”（李昉等编，

1961/2006: 3729) (出自 宋 刘敬叔撰《异苑》)。此外,蛇还会变成符,如卷第四百五十七的〈严挺之〉就讲述严挺之做魏州刺史,刚到任时,到厅堂去,有条小蛇从门进去,爬到桌子跟前。严挺之开始不理睬,急忙拿着手板,压住蛇头,让它下去。“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李昉等编,1961/2006: 3741) (出自唐 戴孚撰《广异记》)。以上几个例子都是说蛇能够化为其他物体。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太平广记》从各方面展现蛇的不同形象。在各形象中,蛇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无论是原形象的蛇还是幻化形象的蛇,蛇不只是代表着恶,同时它也代表善。如蛇具有“神性”,必须尊敬而不可侵犯,否则会遭受惩罚。蛇除了显示凶兆和吉兆,也代表富贵。此外,蛇也体现出孝道。可以说,蛇形象是多变化。

图表一——《太平广记》中卷四百五十六至卷四百五十九（蛇一至蛇四）的蛇形象（李昉等编，1961/2006：3720-3762）

卷	篇名	朝代、作者、出处	蛇出现的形象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旧题 汉 东方朔撰，晋张华注《神异经》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西方山中，有一种蛇名曰“率然”的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蛇丘〉	《方中记》 ²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东海里有个蛇丘，很多蛇居住，没有人类。有的蛇长着人头而蛇身。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昆仑西北山〉	晋 郭璞《玄中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主要讲述有条长九万里的巨蛇围绕着昆仑西北的一座山。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绿蛇〉	唐 陆羽《顾渚山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顾渚山红石洞里有大约三尺多长的绿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报冤蛇〉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岭南一带，一种报怨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毒蛇〉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一种叫蝮蛇的毒蛇以及吃蝮蛇的黄喉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种黍来蛇〉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驱逐蛇的方法。

² 根据阳清〈《玄中记》辑本考述〉一文提到《玄中记》现存多种异称，其中一个就是《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丘〉注出《方中记》，“方”实“玄”之误。详细可参阅阳清：〈《玄中记》辑本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6期，页63-67。

蛇一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蚺蛇〉	唐 刘恂《岭表录异》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蚺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又〉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同样是介绍蚺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蚺蛇胆〉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讲述取蚺蛇胆的过程。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鸡冠蛇〉	五代·前蜀 杜光庭著《录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的中的蛇）：介绍鸡冠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爆身蛇〉	五代·前蜀 杜光庭著《录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爆身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黄领蛇〉	五代·前蜀 杜光庭著《录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黄领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蓝蛇〉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蓝蛇的药用价值。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巴蛇〉	晋 张华《博物志》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巴蛇的药用价值。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蛮江蛇〉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南安蛮江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两头蛇〉	唐 孟珙《岭南异物志》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两头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颜回〉	南朝·梁 殷芸撰《小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鬼怪魅惑子路和颜回，最

蛇一		说》	后鬼怪化为蛇，被颜回杀了。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蜀五丁〉	东晋 常璩 《华阳国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看见蛇钻入洞中，五人要将蛇拔出，山崩被压死。
蛇一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昭灵夫人〉	《陈留风俗传》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沛公的母亲死后，在招魂的地方，水里出现一条红蛇，它自己洗澡后进入灵柩里。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张宽〉	东晋 干宝 《搜神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先以人形（老头）出现而后现形为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窦武〉	东晋 干宝 《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窦武的母亲生下窦武的同时也产下一条蛇，之后将蛇送到野外。窦武母亲过世，那条蛇出现拜祭。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楚王英女〉	三国 曹丕撰 《列异传》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父亲先以人形出现贿赂少千不要替楚王的女儿治病，而后儿子死了，现形为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张承母〉	后秦 王嘉 《王子年拾遗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张承母在怀张承时遇见蛇与白鹤，占卜的人说是吉祥的兆头。张承的官位一直做到丞相，年纪超过九十。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冯緄〉	东汉 应劭 《风俗通》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冯緄打开竹箱，有两条红蛇分开向南北跑去。去占卜，说这是吉祥的兆头。五年后，升为大将军。
卷第四百五十六	〈魏舒〉	东晋 干宝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魏舒府的厅堂平顶上住着两只

蛇一		《搜神记》	蛇，它们吃府中的孩子和鸡犬。之后发现，杀之。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杜预〉	南朝 宋 刘义庆《刘氏小说》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先以人（杜预）出现而喝醉后现形为蛇。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吴孟〉	南朝·宋 雷次宗《豫章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豫章出现蛇吃人的情况。蛇被杀后，蜀地的强盗被平定。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颜含〉	南朝 宋 何法盛《晋中兴书》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关于鬻蛇胆能治病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司马轨之〉	宋 刘敬叔撰《异苑》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蛇幻化成野鸡。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又〉	宋 刘敬叔撰《异苑》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竹子是蛇变化而成，后竹子又变为野鸡。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章苟〉	东晋 干宝撰《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偷了章苟的饭吃，还恶人先告状，展现了蛇狡猾的一面。最后，蛇被雷公劈死。
蛇一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太元士人〉	晋 陶潜撰《续搜神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女子出嫁，但是丈夫是蛇，婢女为小蛇以及灯火为蛇眼。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慕容熙〉	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慕容熙把柳树砍了，树下有条蛇。后来慕容熙被灭。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邛都老姥〉	唐 焦璐《穷神秘苑》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老妇人喂蛇，蛇长大后报恩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天门山〉	西晋 张华 《博物志》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主要讲述蟒蛇吃人以及人学习龟蛇的动作保命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忻州刺史〉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先以蛇形出现而后幻化为人，请求忻州刺史的帮助。最后蛇死了，怪物也不见了。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余干县令〉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蛇除掉，天下就太平。
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王真妻〉	唐 柳详《潇湘录》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蛇幻化为少年调戏引诱王真妻而后王真妻也变成蛇。
蛇一卷第四百五十六蛇一	〈朱覲〉	唐 薛用弱撰 《集异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蛇幻化为少年魅惑女子，最后被朱覲射死，现出原形。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蒙山〉	宋 刘敬叔撰 《异苑》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人民想修建寺庙但是蛇出现吓人，所以就不能修建。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秦瞻〉	唐 窦维鋈 《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有个象蛇的东西进入秦瞻的脑里，引来一条蛇也进入脑里，只听见脑里有吃东西的声音，几天后出去。后来又来，他阻止蛇进入。过了一年，只是得了头重的病。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广州人〉	晋 陶潜撰 《续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广州人取卵来煮，蛇从锅中救出自己的孩子。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袁玄瑛〉	唐 窦维鋈 《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袁玄瑛去占卜，占卜者说不能杀蛇。他杀了蛇，后来果然

		行记》	被贼人所害。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薛重〉	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薛重听见妻子的床上有男人睡觉的声音，后来发现一条蛇藏在床下。蛇死后去告薛重，但最后还薛重一个清白。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顾楷〉	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顾楷看见一群蛇进入洞，回家就得了哑巴病。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树提家〉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树提家突然有无数条蛇，蛇引领他们挖到钱。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隋炀帝〉	唐 焦璐《穷神秘苑》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一种可以自断身体的灵蛇。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兴福寺〉	唐 张读撰《宣室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和尚要重新翻盖十光佛院，后见上万条蛇。和尚认为是上天怜恤繁重的劳动，因此不敢再拆十光佛院。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张骑士〉	唐 戴孚撰《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想吃人，互相争斗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李崇贞〉	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李崇贞官厅前一棵柑子树结果，他剖开果实，里面有条红斑蛇。李崇贞后来因犯罪而被处死。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又〉	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连州看见一棵柑子树，剖开一看，里面有一只两头蛇。
卷第四百	〈马岭山〉	唐 张鷟《朝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

五十七 蛇二		野金载》	蛇)：两蛇相斗死后，天下大雨，山水暴涨，造成灾难。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至相寺贤 者〉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人蛇共处，而后蛇生夜光珠。贤 者拿到市上出卖，一个胡人与他 交易说蛇珠最多值一千贯钱。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李林甫〉	唐 张读撰 《宣室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 蛇）：李林甫因为改造中门，突 然有千万条蛇出现。不久，李林 甫被抄家。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韦子春〉	唐 张读撰 《宣室志》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先以老头的身份出现而死后现形 为蛇。蛇死后亭子就没有风雷的 灾害。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宣州江〉	唐 牛肃《纪 闻》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蛇吃人的故事。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李齐物〉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 蛇）：城南楼出现白烟，是白蛇 所为。李齐物下令杀蛇，蛇死 后，李齐物也没再遇到什么意 外。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严挺之〉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 化）：蛇幻化为符。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天宝樵 人〉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有个樵夫喝醉，被蛇吞，之后用 刀划破蛇肚皮出来。那人从此半 身的皮都脱落，像白风病的样 子。
卷第四百 五十七 蛇二	〈无畏师〉	唐 张读撰 《宣室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 蛇）：巨蛇出现，无畏师预言这 条蛇将掘开堤壩淹没洛阳城。蛇

			死后，安禄山占据洛阳，把宫室和庙宇全毁了。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张镐〉	唐 戴孚撰《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张镐修理城墙，之后出现许多蛇。张镐命令把蛇赶走，这以后第七天张镐死了。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毕干泰〉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毕干泰打开墓穴修建，里头有无数条蛇，他将蛇扔到一个枯井中。不久，就得病死了。
蛇二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杜暉〉	唐 牛肃《纪闻》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被龟杀死的故事以及人被两头蛇咬伤而死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七蛇二	〈海州猎人〉	唐 戴孚撰《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小蛇与大蛇相斗。小蛇找猎人帮忙，而后衔了几斗大珠子送给猎人报恩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李舟弟〉	唐 李肇撰《国史补》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喝了用蛇泡的酒后化为水。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檐生〉	唐 戴孚撰《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书生收养一条小蛇，长大后放生。书生后因遇到蛇不被吃，被定死罪，最后蛇替书生报仇。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嵩山客〉	唐 皇甫氏撰《原化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人杀蛇而遭到上天的处罚。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鄧甲〉	唐 裴铏撰《传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邓甲学习禁制天地之间蛇类的法术，他运用法术来对抗蛇。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苏闰〉	唐 孟瑄《岭南异物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有人运用小蛇看成是神龙，误导百姓去供奉。展现了龙蛇混杂的现象。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利州李录事〉	唐 张读撰《宣室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李生家陆续有蛇来。过后不久，李生家接二连三的死人。蛇的出现代表灾难的到来。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咎老〉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用饭幻化成蛇，去引真蛇出现。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冯但〉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有人生病用蛇泡酒喝。抓了一条蛇投入瓮中，打开瓮的时候蛇跳了出来，出门去。蛇经过的地方，土鼓出地面有几寸高。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陆绍〉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有人用蛇泡酒喝，结果蛇报复，蛇骨头咬了他的鼻子，从此那人的鼻子像被刀削一样。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郑翬〉	唐 赵麟《因话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杀蛇而遭到洪水淹没。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张翼子〉	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元膺眼睛象蛇眼，因作了反叛的事而被处死，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庙蛇的精灵。
卷第四百五十八蛇三	〈选仙场〉	五代 王仁裕《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吃人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八	〈狗仙山〉	五代 王仁裕《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吃人的故事。

蛇三		话》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黄〉	唐 谷神子撰 《博异志》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蛇幻化为女子，引诱李黄，回家后李黄化为一滩水。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唐 于逖《闻奇录》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 妇人因为业重而身体发生变化，人首而蛇身。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卫中丞姐〉	唐 皇甫氏撰 《原化记》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 女人因为性情暴虐导致幻化成蛇。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蒲州人〉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 讲述了蛇不会伤害人而且还会帮助人的故事。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相魏贫民〉	唐 皇甫氏撰 《原化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有个贫民将蛇杀死。蛇报复，去告贫民杀人。可是最后还是还了贫民一个清白。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番禺书生〉	唐 于逖《闻奇录》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讲述了被蛇吃了的大象，肌肉骨头全化为水，这水可以躲避蛟龙以及蛇靠吃一种树叶来消化，但是人吃了却会剩下枯骨，其他都化为水。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郾县民〉	五代·前蜀 杜光庭著 《录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 有个农民杀蛇然后烘烤。蛇报复，家里的孩子突然全身红肿。之后烧香道歉，孩子病才好。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游邵〉	唐 皇甫枚 《三水小牋》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 游邵想要砍树，有条蛇盘踞在树上，李璠要去杀蛇，斧子砍下去溅出血，腥气逼人，就停

			手。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成纳〉	北宋 孙光宪 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蛇的出现预示好运。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孙光宪〉	北宋 孙光宪 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杨守亮镇守褒地的时候，出现蛇。第二年，杨守亮被诛杀。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朱汉宾〉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朱汉宾镇守安禄的初期，出现一条大蛇。第二年，淮地盗匪攻城，但没攻破就回去了。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牛存节〉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牛存节杀蛇，背上生疽疮，接着死了。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水清池〉	北宋 孙光宪 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唐庄宗在水清池时，发生杀蛇的事件。有人预示是打败梁国的预兆。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王思同〉	五代 王仁裕 《王氏见闻》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两蛇相斗，死的那条蛇预示了兵败。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徐坦〉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妇人因为重病而化为蛇。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张氏〉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杜判官的妻子死后幻化成蛇。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又〉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杜判官的妻子晚年不敬重丈夫，死后化为蛇是报应。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顾遂〉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人踩到蛇，遭蛇缠绕最后死掉。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翟塘峡〉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吞吃了一只鹿，野火燃烧，掉在山下。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靳老〉	北宋 孙光宪 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讲述蛇虽凶猛但是也是有能够控制它的生物存在，一物克一物。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景涣〉	宋 景焕《野人闲话》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看见巨蛇以为是龙但是通过天气辨识是蛇，体现龙蛇混杂的现象。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舒州人〉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有足的蛇，蛇死后能够将人的身体隐藏。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贾潭〉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有一个桔子象一升那么大，桔子里有条几寸长的小红蛇。。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姚景〉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姚景小时，在马廐干活。姚景睡觉时，有两条小红蛇在脸上游戏。之后获得提拔，做了大官。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王稔〉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王稔作统军官，坐在厅堂与客人说话，一条小红蛇从屋顶掉到地上。那一年，王稔被委任兼作平章。
卷第四百五十九蛇四	〈安陆人〉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毛生喜欢吃毒蛇，后遭到

		神录》	蛇的报复而死。
--	--	-----	---------

图表二——《太平广记》非蛇专卷的蛇形象(李昉等编, 1961/2006)

卷	篇名	朝代、作者、出处	蛇出现的形象
卷第十一	〈刘凭〉	晋 葛洪撰 《神仙传》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 有棵大树常发出奇光, 会带来不幸。经过刘凭施法, 树上有一条蛇死了, 之后树就不害人。
卷第三十四	〈崔炜〉	唐 裴铏撰 《传奇》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以及具有“人性”的蛇): 崔炜把白蛇叫做龙王, 体现龙蛇混杂现象; 崔炜帮一白蛇治肿瘤而蛇报答他。
卷第八十一	〈梁四公〉	唐 张说 《梁四公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介绍四海的西北方, 有个女儿国, 以蛇为夫; 在炎昆山上, 当地人吃蝥蟹与髯蛇以辟热毒。
卷第八十二	〈陆法和〉	唐 余知古撰 《渚宫旧事》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 有个弟子砍掉蛇的脑袋, 便见蛇的脑袋咬着自己的裤裆不放。
卷第八十二	〈王守一〉	唐 李隐 《大唐奇事》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 一条小蛇从肉块跳出, 王守一对着蛇呵叱一声, 之后蛇便腾空而飞。
卷第八十三	〈续生〉	唐 窦维鋈 《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 天旱时, 续生钻到泥土里, 卷缩伸展, 肯定下雨, 当地人称他为猪龙。有人看见一条蟒蛇, 原来是续生。

卷第八十四	〈会昌狂士〉	唐 丁用晦 《芝田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树里住着蛇，砍树流出血，十年后它会从树梢飞出。
卷第九十三	〈宣律师〉	唐 释道世 《法苑珠林》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巨蛇扑向长年。蛇用嘴含过法师的脚后，立即变成僧人的形状。
卷第九十四	〈华严和尚〉	唐 皇甫氏撰 《原化记》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僧修行多年，痛惜其钵坏了而对沙弥发怒，死后化成蛇报仇，之后禁戒，蛇死然后投胎。
卷第九十六	〈金刚仙〉	唐 裴铏撰 《传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被蜘蛛毒死。
卷第一百七	〈愚万盈〉	唐 王毂《报应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人把蛇杀了煮来吃，然后死了。遇赵某念金刚经，助他复活。之后不再杀生，日念经五十遍。
卷第一百七	〈吴可久〉	唐 王毂《报应记》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王氏死后托梦说自己是犯了罪才变蛇，望请僧念金刚经，免她苦。
卷一百一十七	〈孙叔敖〉	西汉 贾谊 《贾子》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闻见二头蛇死，为怕别人见到，将蛇杀了埋起来而感到忧愁。母亲劝其无须担忧，天福之报。
卷一百二十四	〈钟遵〉	五代·南唐 徐铉撰《稽神录》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钟遵死后幻为小青蛇报复，孙悦见蛇第二天就死。
卷一百二十九	〈金荆〉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妇女妒忌而后舌烂，念咒

			后抛出两条蛇而舌愈。
卷一百二十九	〈胡亮妾〉	唐 张鷟《朝野金载》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妇人用火烧妾的双眼而后遭到蛇报，生下蛇，养蛇可免难。蛇后来被杀，自己瞎眼。
卷第一百三十一	〈临海人〉	晋 陶潜撰《续搜神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蛇化为人，请求人帮忙，之后报答他，叫他不要再去打猎。几年后那人忘了，最后死了。
卷第一百三十一	〈陈甲〉	东晋 干宝撰《搜神记》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陈甲杀蛇。三年后回到同个地方，梦见一人，是当年被他所杀之蛇。这蛇向他报仇，最后陈甲死。
卷第一百三十一	〈麻姑〉	南朝·宋 东阳无疑《齐谐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麻姑吃鳖后喉咙有蛇，之后吃蛇，呕血而死。
卷第一百三十一	〈广州人〉	东晋 干宝撰《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蛇保护自己的孩子，偷蛋者死。
卷第一百三十一	〈陈莽〉	唐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陈莽射死大蛇而后遭到群蛇的反击，最后只剩白骨。
卷第一百三十二	〈当涂民〉	唐 牛肃《纪闻》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人想煮鱼，而后鱼幻化为蛇，走出门外，而后人相继而死。
卷第一百三十七	〈张承〉	晋 王嘉撰《王子年拾遗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张承母在怀张承时遇见蛇与白鹤，占卜人说是吉祥兆头。张承官位做到丞相，年纪超过九

			十。
卷第一百三十九	〈周靖帝〉	唐 窦维鋈 《广古今五行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两条黑蛇的死代表着周天元帝及靖帝将要死的预兆。
卷第一百四十	〈水灾〉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大蛇被杀结果发生水灾。
卷第一百四十五	〈陕师〉	唐 皇甫枚 《三水小牍》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蛇死代表军队遭遇灾祸。
卷第一百九十七	〈张华〉	南朝·梁 殷芸撰《小说》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蛇幻化成公山鸡。
卷第二百一十六	〈郭璞〉	东晋 干宝撰 《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先人杀大蛇而后代人身患重病。
卷第二百一十八	〈华佗〉	唐 李亢《独异志》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小赤蛇从疮口出来后病愈。
卷第二百一十八	〈庐元钦〉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吃蛇肉能治麻风病；另一则说麻风病人喝蛇酒病渐渐好了。
卷第二百一十九	〈于进〉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患了蛇蛊，把蛇夹出烧死，病就好。
卷第二百一十九	〈颜燧〉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患了蛇蛊，把蛇夹出烧死，病就好
卷第二百二十	〈田承肇〉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田承肇中了七寸蛇的毒，可能会死，后被一个老妇人所救。

卷第二百二十	〈蛇毒〉	五代 王仁裕 《玉堂闲话》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被有毒的蛇咬伤引去其毒即可。
卷第二百三十	〈王度〉	唐 陈翰《异闻集》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树要祭祀才不会有祸害，之后杀了树里头的蛇，祸害消失。
卷第二百三十一	〈武胜之〉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蛇幻化为宝剑。
卷第二百六十八	〈成王千里〉	唐 张鷟《朝野僉载》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用蛇来吓人，达到自娱的效果。
卷第二百七十	〈李诞女〉	唐 释道世 《法苑珠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用童女祭祀蛇，最后李寄把蛇给杀了而后太平。
卷第二百九十一	〈龙门山〉	后秦 王嘉 《拾遗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遇到人面蛇身的神仙就是伏羲氏。
卷第二百九十一	〈晋文公〉	西晋 张华 《博物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蛇挡圣君之道而被杀。
卷第二百九十四	〈封驱之〉	晋 郭璞，另说汉 桑钦 《水经》 ³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蛇杀死不老实的人。
卷第二百九十五	〈宫亭庙〉	南朝·宋 刘义庆《幽明录》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神感罪孽深重，希望早日解脱，现出原形——蛇，后死。
卷第二百	〈安世高〉	南朝·宋 刘义庆《幽明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蛇幻化为人）：庙神的原形

³ 梅子在〈《水经》——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著作〉一文提到，《水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至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汉代桑钦，又有人认为是晋朝郭璞所作。可参阅梅子：〈《水经》——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著作〉，《陕西水利》，1993年第3期，页40-41。

九十五		录》	为蛇，后庙神摆脱丑陋形体变为人。
卷第二百九十六	〈阴子春〉	唐 李延寿《南史》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庙被破坏蛇出走，而后以人形报梦请求帮忙，得到帮助后报恩。
卷第三百一十二	〈陷河神〉	五代 王仁裕《王氏见闻》	蛇的幻化形象（蛇幻化为人）：蛇被称为张恶子，幻化为人，预言姚苻会封帝，而后姚苻称帝，建庙及奖赏他的故事。
卷第三百一十八	〈司马恬〉	南朝·宋 刘义庆《幽明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男女在庙里幽会，被蛇缠绕，而后拿酒肉祭祀，蛇才松开。
卷第三百三十一	〈杨溥〉	唐 牛肃《纪闻》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在冬眠，神保佑人免受蛇的伤害。
卷第三百四十	〈庐瑛〉	唐 陈劭《通幽录》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蛇幻化为人）：妇女平生狠毒，被罚为蛇身，后因能变化灵气，所以能变作妇人。
卷第三百五十九	〈荦阳廖氏〉	晋 荀氏《灵鬼志》及东晋 干宝撰《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烫死蛇，全家得瘟疫，几乎病死。
卷第三百六十	〈李势〉	唐 李亢《独异志》	蛇的幻化形象（人幻化为蛇）：李势宠爱张氏。张氏忽然变成蛇，李势害怕就把她杀了。过了不久，李势就让桓温杀死。
卷第三百六十六	〈朱道士〉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蛇变为大龟，自己说是玄武帝君。

卷第三百七十二	〈卢涵〉	唐 裴铏撰 《传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喝了蛇酒，风湿病就好了。
卷第三百七十八	〈隰州佐史〉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无故杀蛇的，应受到处罚。
卷第三百九十三	〈欧阳忽雷〉	唐 戴孚撰 《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池塘经常溢出云气，居住这里的人死了不少。后来，绍从池塘抓了一条蛇，把它弄成粉末喝。
卷第三百九十五	〈高邮人〉	唐 赵麟《因话录》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人杀死蛇，而遭到水淹。
卷第三百九十五	〈陈绚〉	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以为小蛇是孽龙，担心遭受雷震的灾害，体现龙蛇混杂现象。
卷第四百	〈金蛇〉	唐 苏鹗《杜阳杂编》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把蛇绑在玉猪的前脚，从此以后宫中看不见蛇，因为猪吃蛇。
卷第四百二	〈隋侯〉	东晋 干宝撰 《搜神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隋侯治疗受伤的蛇，蛇送一颗珍珠报答他。
卷第四百五	〈王清〉	唐 段成式撰 《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蛇代表财富；钱化为龙形，体现龙蛇混杂现象。
卷第四百八	〈蛇衔草〉	汉 东方朔 / 唐 李淳风 《感应经》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介绍蛇衔草的由来。
卷第四百一十六	〈蕨蛇〉	晋 陶潜撰 《续搜神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有人吃了蕨菜就想吐，结

		记》	果吐了一条赤蛇出来。之后将蛇挂着又变回蕨菜，他的病也好了。
卷第四百一十八	〈蔡玉〉	旧题 唐 颜师古撰《大业拾遗记》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从柱子抽出的是白蛇，但是却说是龙的隐藏之所，体现龙蛇混杂的现象。
卷第四百二十一	〈赵齐嵩〉	唐 谷神子撰《博异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前面说是赤斑巨蛇，后面却说是龙，体现龙蛇混杂的现象。
卷第四百二十二	〈韦思恭〉	唐 谷神子撰《博异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董生与王生把蛇打死想吃蛇，最后两人都死了。韦思恭认为蛇可能是龙而没杀蛇，最后免死。
卷第四百二十三	〈元义方〉	唐 李肇撰《国史补》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见一只蛇从泉眼钻出，说是龙生气了，体现龙蛇混杂现象。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庙〉	唐 张读撰《宣室志》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龙从龙庙中出来，发生暴雨；白蛇从庙出来，庙塌，桥坏。
卷第四百二十四	〈温媪〉	唐 刘恂《岭表录异》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温媪捡五个鸟蛋回家，却出现五条小蛇，但是人们却称其为龙的母亲。体现龙蛇混杂的现象。
卷第四百二十四	〈费鸡师〉	唐 韦绚《戎幕闲谈》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人们打死一条蛇，费鸡师说打死龙女的人都得死。最后全

			都死。体现龙蛇混杂的现象。
卷第四百二十五	〈安天龙〉	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儿子把蛇头勒掉，被天神处死，因为白蛇是安天龙，是神物。
卷第四百三十七	〈华隆〉	南朝·宋 刘义庆《幽明录》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被狗咬死，狗救主人。
卷第四百四十	〈张文蔚〉	北宋 孙光宪撰《北梦琐言》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鼠狼救子，智勇杀蛇。
卷第四百四十一	〈蒋武〉	唐 裴铏撰《传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象求人帮忙杀蛇而后成功。
卷第四百六十四	〈鲤鱼〉	唐 戴孚撰《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被鱼杀死。
卷第四百六十四	〈南海大蟹〉	唐 戴孚撰《广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被蟹杀死。
卷第四百七十二	〈唐明皇帝〉	五代·蜀 杜光庭著《录异记》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龟可躲避大蛇的毒气。
卷第四百七十二	〈宁晋民〉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龟可杀蛇。
卷第四百七十四	〈冷蛇〉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冷蛇的功能。
卷第四百七十七	〈壁镜〉	唐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介绍一种药膏可以治蛇毒；若逢巳年时不应该杀蛇。
卷第四百	〈南海毒〉	唐 房千里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

七十八	虫》	《投荒杂录》	南方少蛇，因为某个少数民族吃蛇；有种水蛇，形状稍短，不住在陆地，也不喷毒咬人。
-----	----	--------	---

总结表一与表二，《太平广记》一共有 183 篇关于蛇形象的文章。经过分类后，“自然界中的蛇”有 59 篇、“具有‘神性’的蛇”有 76 篇、“具有‘人性’的蛇”有 8 篇、“人幻化为蛇”有 10 篇、“蛇幻化为人”有 18 篇、“物与蛇之间的幻化”有 12 篇。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在《太平广记》中蛇的原形象描写最多。而在原形象中，描述最多的是“具有神性的蛇”。从中可以看出，在宋之前，人们对于“蛇”是抱着敬畏之心的。而在那个时期蛇形象也开始出现了幻化，这也表示蛇形象在当时开始出现了演变。

第三章《聊斋志异》中的蛇形象

通过文本阅读后，笔者在《聊斋志异》中发现大约有 19 篇的故事涉略到蛇形象的描写，经过笔者的分类与分析之后（见表三），发现《聊斋志异》中的蛇形象同样也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蛇的原形象出现；第二类是蛇的幻化形象。而本章就分为两个小节论述《聊斋志异》的两个蛇形象。

第一节：蛇的原形象

笔者同样将《聊斋志异》中蛇的原形象分成：自然界中的蛇、具有“神性”的蛇以及具有“人性”的蛇三种类型加以叙述。

1、自然界中的蛇

自然界中的蛇在《太平广记》里有提到蛇出没的地方、蛇的外形、数量、长短、药物价值、蛇的本性等等，对于蛇有着一系列的介绍。但是自然界中的蛇在《聊斋志异》里却几乎不提这些。对于自然界中的蛇，蒲松龄用另一种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通过蛇这个动物带出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蛇是一个凶猛的动物，它是以捕食其他动物而得以生存的。因此蒲松龄运用蛇的这个特点将其与弱小的动物做个对比，写物与物的相残，一般没有人类直接介入它们的活动，也就是不涉及人。强暴的一方是蛇，弱小的一方是别的动物，但结果都是蛇（恶）被战胜。这样的情节在〈义鼠〉、〈螳螂捕蛇〉、〈禽侠〉中可看到。

卷二的〈义鼠〉写的是一只老鼠的同伴被蛇所吞后，它反复力嚼蛇尾而遁，最后迫使蛇将它的同伴吐出来的故事，表现了在强敌面前舍身相救、不离不弃的同伴之情。而在卷五的〈螳螂捕蛇〉也提到关于弱者战胜强者的故事，文中那只螳螂力量远远不能与那条巨蛇相比，但它顽强的据蛇顶上，“以刺刀攫其首，颠不可去”（[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620），将蛇杀死，意志可谓坚强。这样的故事现实中也许罕见，但于理不悖，表现了弱小一方只要有大智大勇并抓住敌人要害死不放手，就能置强大多倍的敌人于死地（陈炳熙，1995：36）。还有卷八的〈禽侠〉写的是一对鸛鸟，连续三年被大蛇吞食其雏。第四年鸛鸟仍在故处作巢，幼鸛又快要长成时，鸛鸟突然飞走，三天后才飞回来，跟以前一样哺育着幼鸛。那大蛇又要来吃幼鸛，刚接近鸛巢，两只鸛鸟惊慌地飞起，急切地哀叫着，迅速飞上蓝天。瞬时，一只大鸟从天空疾飞而下，将数次攻击巢的蛇击杀。与〈螳螂捕蛇〉相比，同是写弱小战胜强暴但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请来帮手帮忙，表现出虽然力气上可能赢不了强大的对手，但是只要运用智慧也一样能够战胜对手的。

以上这三则故事里，蛇展现出其在自然界中原来的本性——凶猛。蛇把老鼠、小鸟当成食物，蒲松龄将自然界中这种真实的画面带到故事，但是笔锋一转，这些弱小的动物们却没有因此而认命，相反地它们运用自己的大智大勇来战胜这么强大的对手。这三篇文章中，很明显的蒲松龄所要描写、所要赞颂的对象并不是蛇而是弱小的这些生物。但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蛇的凶猛才能衬托出弱小动物的大智大勇。

蒲松龄会运用动物描写来抒发情感，笔者认为与他所处的环境有一些关联。当时，在清兵南下过程中，奸淫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导致城市化为丘墟，农村残破，加上官僚机构腐败，政治黑暗，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民生凋蔽，苦难深重（吴志达，2005：726）。而蒲松龄通过动物描写，将弱小动物比作人民，而蛇比作恶势力，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对恶势力的抗争（冯伟民，1986：33）。

除了上述写物与物之间的相残，蒲松龄也写人与蛇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的蛇已经被置入于一个更加弱小的角色中，人们已经可以战胜蛇甚至于控制蛇。在卷五的〈莲花公主〉写的主要是蜂的幻化，但是笔者认为在故事中的另一个动物形象——蛇，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没有恶的破坏，就衬托不出美好生活是得来不易的。故事中的蛇主要是以恶的原形象出现“自五月初六日，来一千丈巨蟒，盘踞宫外，吞食内外臣民一万三

千八百余口；所过宫殿尽成丘墟，等因。臣奋勇前窥，确见妖蟒：头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则殿阁齐吞，伸腰则楼垣尽覆。真千古未见之凶，万代不遭之祸！”（[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696），蛇的巨大以及凶残都道尽了，然而这么凶猛的动物最后也是难逃被人类杀害的噩运：“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户寂然。发其壁，则蛇据其中，长丈许。捉而杀之。乃知巨蟒即此物。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697），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除了上述谈到杀蛇之外，还有在附录里有一篇叫〈蜚蛇〉的也是讲述杀蛇的故事。故事说予邑有一个郭生，设了一个帐在东山的和庄，有蒙童五六人，都是初入馆的。书室的南边是厕所，靠山石壁，壁上多杂草藜莽。童子去厕所很久才回来，郭生就谴责他，童子说他在厕中腾云，郭生怀疑。于是童子去厕所，郭生在旁边看着“……见其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坠；移时不动。郭进而细审，见壁缝中一蛇，昂首大于盆，吸气而上。遂遍告庄人共视之。以炬火焚壁。蛇不甚长，而粗则如巨桶。盖蛰于内而不能出，已历多年者也。”（[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734），最后蛇被杀烧死。这两篇文章里都谈到了人类杀蛇的事情，但是和《太平广记》的不同在于，杀蛇并不会带来什么噩运或死亡。相反的，杀了蛇却带来美好的生活。

卷一的〈蛇癖〉则是写人吃蛇的奇闻，表现敢于战胜蛇而又予蛇以极大蔑视。该篇的主人公竟然是“性嗜蛇。每得小蛇，则全吞之…”（[清]

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40）。蛇可畏，反让蛇畏之，人就应该有这样一点精神，化害为利，征服自然。另一则卷六的〈豢蛇〉里有两段故事，也是讲述人征服、侍养蛇以及人吃蛇的故事。第一段是讲述泗水山中有很多的蛇，游人都远之，有个少年进入山中，遇到道士，这时“一巨蛇入，粗十余围，昂首向客，怒目电匆”（〔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846），然而道士却可以“以掌击其额，呵曰：‘去！’蛇乃俯首入东室。”（〔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84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蛇被道士驯服，很听道士的话。而第二段是讲述中州蛇佛寺的寺僧也养了很多蛇，寺僧为客人准备晚餐时，汤中“段段皆圆，类鸡项”（〔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846），则蛇段也，而“井中有蛇，粗如巨瓮”（〔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846），“蛇子蛇孙以数百万计”（〔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846），其养蛇的规模，让人惊叹。然而其养蛇的原因原来是“昔蛇出为害，佛坐其上以镇之，其患始平”（〔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846）。蒲松龄在这些短篇中，为正在被人们盛谈的“蛇文化”提供了一份形象的资料（陈炳熙，1995，37）。

此外，《聊斋志异》里也提到关于人蛇交配的故事，例如卷十二的〈青城妇〉就是通过一个奇案的写法来呈现出人与蛇交配的文化。故事主要讲述有一个西边来的商人，娶了一个青城山的寡妇。商人离家一年才回家就突然死了。而商人的同行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告官府，而官府

也怀疑寡妇与人私通，谋害亲夫，将她严刑烤打，寡妇终不承认。然而因缺乏证据而把她关在狱中，案子拖得很久也没有办法了断。后来才从一个医生的口里知道“此处绕青城山有数村落，其中妇女多为蛇交，则生女尖喙，阴中有物类蛇舌。至淫纵时，则舌或出，一入阴管，男子阳脱立死。”（[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635）。官府证实了这件事，最后释放这个妇人。可见当时，确实有地方是有着人蛇交配的文化的。

2、具有“神性”的蛇

相对于《太平广记》，其实在《聊斋志异》里头对于蛇的“神性”的描写是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是龙蛇混杂这个观念却仍旧拥有，因此笔者就将龙蛇混杂这个类型归入具有“神性”的原形象里头。

在《聊斋志异》中有两则故事表现出龙蛇混杂的观念，如卷二的〈龙〉四则中有一则主要是讲述小蛇变成龙的故事，“房生与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瞩。忽椽间一黄砖上盘一小蛇，细裁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带。共惊，知为龙”（[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287），这很明显的展示出蛇与龙之间的混杂关系。而卷七的〈龙戏蛛〉从篇名上来看，读者可能会以为是说龙，但是实际上是讲蛇。故事展现

蛇恶的一面，蛇最后害死蜘蛛与人。这篇故事在学者陈炳熙的文章〈龙蛇螫翼（鱼旁）皆成妙文——二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描写〉中将其编入“龙”这一类而不是“蛇”类（陈炳熙，1995：34）。但是笔者认为从故事的叙述上来说，主要是讲述“两蛇夹珠卧……。转瞬间，蛇爆长，粗于卵。大骇，欲走。巨霆大作，合家震毙。”（〔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051）的故事。因此，笔者认为将其编入蛇类也可以，并且从中也能看出当时“龙蛇混杂”的一种状态。

3、具有“人性”的蛇

《聊斋志异》中也出现蛇人性化的一面。蛇都被安排在人与蛇、蛇与其他动物，或敌或友，或亲或仇的相互关系中展开情节，如卷一的〈蛇人〉就是讲述蛇人与两蛇之间的故事，赞扬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意。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描写二青、小青这两条蛇之间的亲善、友爱关系。一开始当蛇人看见二青后面跟着一条小蛇，拿出饲料要喂蛇时，“小蛇虽不去，然瑟缩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让客者。蛇人又饲之，乃食。”（〔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48），这里就展示出二青对小青的照顾。接着当二青因为长大了不适合表演而被放生到山里时，它与小青依依不舍的互相道别以及久别重逢后“两蛇相见，交缠如饴糖状，久之始开。”（〔清〕蒲松龄，朱其

铠主编，1989/2008：49)的文字描写可以体会出两蛇之间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相处，所具有的友爱关系；二是写出蛇与养蛇人之间的真诚的感情。当蛇人要将二青放生时，二青是多么不舍得离开的。数年后，二青又长得更大，也逐渐出来逐人。一天，蛇人恰好路过，忽有一蛇出现，紧追蛇人，后来看见蛇头上的红点认出是二青，大声喊其名字，“蛇顿止。昂首久之，纵身绕蛇人，如昔弄状。”（[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49）。之后蛇人对二青、小青嘱咐“深山不乏食饮，勿扰行人，以犯天谴。”（[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49），听了后“二蛇垂头，似相领受”（[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49），此后山中行人再不受蛇的干扰。可见这两条蛇对于这蛇人是深表尊敬的，因此对于蛇人的嘱咐都服从了。两者之间确实是有真诚的情感存在。难怪异史氏会发出“蛇，蠢然一物耳，乃恋恋有故人之意”（[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49)的感慨。

笔者认为蒲松龄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或多或少与他的家庭有着些许的关系。在家庭方面，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有四个儿子，蒲松龄排行第三。他生性聪慧，经史文集一看就能明白，深得父亲的喜爱。蒲松龄的夫人刘氏温柔敦厚，少言寡语，夫妇婆媳关系处理得都很好，因而引起了几个妯娌的忌恨。她们常向刘氏寻衅，并埋怨公公婆婆偏心。蒲槃看到这大家庭无法维持下去，便给他们分家。在分家时，好房、好地、好的农具、家俱都被兄弟分走了，蒲松龄只分得薄田二十亩，还有又旧又破的

农场老屋三间和一些破旧不堪的家具、农具（冯伟民，1986：3-5）。幸亏刘氏勤苦支撑，治家有方，育四子一女，都能成家立业（吴志达，2005：727）。蒲松龄会发出感慨，从中就可看出。

同卷的〈斫蟒〉写的则是兄弟采樵遇蟒，兄为蟒吞，弟以斧砍蟒首，救兄的故事。即使兄已入蟒口但是仍要冒死相救，表现了与凶顽斗争勇敢无畏的精神。故事结尾说“或言蟒不为害，乃德义所感”（[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51），意思似乎是说虽然是凶猛的动物，但是面对着弟这份情义，连蛇都被其所感动而不吃人，笔者认为这则故事与〈蛇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些故事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蛇的习性和灵性，而且可以看到蛇的灵性被延伸而成为人类才具有的社会属性，如讲究情义、懂得报德或被某件事感动等（吴九成，2004：27）。蒲松龄在蛇身上寄寓美好的品德，他写蛇其实就是为了写人，为了更好地劝人为善，故事结束后的议论，把自己的意思阐明得更鲜明（林值峰，1999：64）。

第二节 蛇的幻化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幻化冲破现实的局限，逾越了时空将过去、现在、未来，人间、天堂、地狱三届，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兽、人与物、人与整个的自然界紧密联系在一起（马茂洋，2011：24）。但是在《聊斋志异》中相对于其他生物的幻化，蛇的幻化描写却极少。在这节里笔者将蛇的幻化形象分为蛇幻化为人以及物与蛇之间的幻化两个类型来加以叙述。

1、蛇幻化为人

第一种幻化类型是蛇幻化为人，但有别于《太平广记》中对于蛇的幻化形象的描写。如卷二的〈海公子〉就讲述主人翁张生在东海的古迹岛，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遇见一女子。这女子说自己是胶州的娼妓，和一个叫海公子的一起来。张生很喜欢她，并与之相狎，未已就听见风萧萧，女子推开张生说海公子来了，随之不见，之后就出现一只大蛇，张生害怕躲到树后，“蛇近前，以身绕人并树，纠缠数匝；两臂直束腰间，不可少屈。”（[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79）。蛇攻击张生，张生以为自己必死“忽忆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药，因以二指夹出，破裹堆掌中；……蛇果就掌吸饮。饮未及尽，遽伸其体，摆尾若霹雳声，触树，树半体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毙矣。”（[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

1989/2008: 179)。之后他生了一场大病，“疑女子亦蛇精也。”（[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 179）。故事里蒲松龄写两条蛇，即雌者化为美女，与人类相狎；雄者（即海公子）仍为蛇形，攻击人类的故事。但蒲松龄写蛇的幻化很巧妙，不直接写而是通过海公子这个蛇的原形象来带出女子疑是蛇精的形象。

而另一篇是卷五的〈花姑子〉，写蛇精吸人精髓的故事。蛇精化为花姑子形象与安生相狎，继而渐露蛇征，致安死命，但是后来获得花姑子与家人的帮助，找到蛇洞“有巨白蛇冲焰而出。数弩齐发，射杀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数百头，皆焦臭。家人归，以蛇血进。安服三日，两股渐能转侧，半年始起。”（[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 663）。最后的结局是蛇精被杀而人得以留命。但是这里巧妙的就是所谓的花姑子其实是獐这个动物的幻化形象而他们一家人是为了报恩才接近人类，是一个好的形象。但是这蛇精为了吸人精髓而幻化成花姑子的人形去攻击安生，是一个坏的形象。

上面两篇故事讲述蛇形象都是恶的一面，但是在卷十一的〈三仙〉里蛇的形象却是好的。故事主要讲述有个书生去金陵赴考，经过宿迁县时，遇到三个秀才，言谈超逸旷达，书生便买酒来请他们聚谈。一直喝到天黑，其中一人邀请书生一起去他们住的地方。当晚，四个人以文会友，各自写了文章互相交换。书生读了三个秀才的文章，佩服至极，草

草抄下藏到怀里。之后喝得大醉，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发现睡在山谷，心中大惊。看见旁边有个深洞，水从洞里缓缓流出，惊讶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而怀里的文章还在，于是“下问士人，始知为‘三仙洞’。中有蟹、蛇、虾蟆三物，最灵，时出游，人常见之。”（[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585）。最后考生进了考场，三个题目都与三仙写的文章相同，书生因此考中举人。这一篇故事有别于上两篇，也有别于《太平广记》对于蛇幻化的描写，蒲松龄将蛇的神性通过幻化的形象带了出来。

最后在附录，有一个篇名为〈龙〉的故事就讲述博邑有个乡民王茂才，在田畔拾到一个小儿，大约四、五岁。四五年后，有一个僧人到他家，儿子见了躲开，僧人就告诉乡民“‘此儿乃华山池中五百小龙之一，窃逃于此。’遂出一钵，注水其中，宛一小白蛇游衍于内，袖钵而去。”（[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734）。这篇故事说明这小孩是小龙所幻化的，但是其形体却形容成宛如一小白蛇，可见当时还是普遍将龙的外形形容成蛇，由此可见在《聊斋志异》中龙蛇的观念也是混杂的。

2、物与蛇之间的幻化

在《聊斋志异》里幻化的第二种类型就是物与蛇之间的幻化。蒲松龄通过将物品幻化为蛇的方法，来达到逃脱的目的或者吓人的效果。这类型的幻化在〈济南道人〉、〈颠道人〉、〈素秋〉三篇可清楚看见。

卷四的〈济南道人〉讲述的是一个济南道士的故事。这个道士刚到济南的时候常给人表演魔术，街上的人都争着送他食物。有个市井无赖送他酒，想跟他学魔术，但是他不肯。一次，这无赖正好碰上道士在河边洗澡，就抱走道士的衣服，以此要挟他。道士作揖告诉无赖把衣服还他，他将不吝教无赖一点法术。无赖怕道士骗他，抱着衣服不放。道士默默不语，“俄见黄绦化为蛇，围可数握，绕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606）。无赖大吃一惊，急忙跪倒在地，脸也吓青了，气也喘不过来，嘴里连忙叫道士饶命。“道人乃竟取绦。绦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606）。从此，道士就更加出名了。

与上述故事雷同的，还有卷七的〈颠道人〉。故事讲述从前有一个疯癫的道士，不知姓名，住在蒙山的寺庙。一次正逢重阳节，县里有一个贵人带着酒登山，乘着华丽的车子游玩。喝完酒经过寺庙，只见疯癫道士光着脚穿着破道袍，自己乘着一把大黄伞，发出“喝道”的声音，很有嘲弄这位贵人的味道。这位贵人很羞惭恼怒，指挥着仆人追赶辱骂道士。道士笑着转身跑，由于仆人追得急，就将伞扔了。仆人们撕破了伞，伞布变成了鹰隼，到处乱飞，众人害怕，接着“盖柄转成巨蟒，赤鳞耀目。”（〔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992）。有人说这是幻术，说完持刀直奔蛇，可是“蟒张吻怒逆，吞客咽之。”（〔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992）。众人更加害怕，护拥着贵人跑到三里之

外，然后派人去寺庙看，道士和蟒蛇都不见了。之后他们在一棵有洞的老槐树里救出那个斗蟒蛇的人，而道士却不知去向。

除了上述两篇关于道士变法术的故事之外，在卷十的〈素秋〉里写了运用法术的情节。俞恂九和素秋在〈素秋〉里其实是蠹鱼幻化成的人，故事里素秋能够变法术。有一次素秋遇到危险的时候，她就运用法术变了一条蟒蛇，将人吓跑，救了自己，“忽见二巨烛来，众窃喜其可以问途。无何，至前，则巨蟒两目如灯。”（〔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396）。最后才知道其实是素秋用法术变的，而且“笑曰：‘蟒变乃妹之小木耳。……’”（〔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1397）。

纵观上述三篇运用法术将物体幻化成蛇的故事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蛇来吓人并且保护自己，同时这些幻化成的蛇实际上都像真实的蛇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普遍地认为蛇是一个凶猛的动物，蛇会吃人，因此能够通过蛇来达到保护自己的效果。

最后，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写蛇，使用了多种手法而大多数都让蛇以原形象出现并且都是极为凶恶的，再现大自然中蛇族的狰狞。不过几乎每篇写人与蛇斗（或物与蛇斗），而结局都是歼灭凶顽，正义战胜邪恶（陈炳熙，1995：36）

图表三——《聊斋志异》中有蛇之篇章及蛇形象（[清]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1995年）

卷	篇名	蛇出现的形象
卷一	〈蛇人〉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讲述蛇人与两蛇之间的故事，赞扬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知恩图报的心。
	〈斫蟒〉	蛇的原形象（具有“人性”的蛇）：兄弟采樵遇蛇，蛇吞兄，弟以斧头砍蛇救兄，蛇被弟的德义所感动。
	〈蛇癖〉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人吃蛇的奇闻。
卷二	〈义鼠〉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一只老鼠的同伴被蛇所吞后，它反复力嚼蛇尾而遁，最后迫使蛇将它的同伴吐出来。
	〈海公子〉	蛇的幻化形象（蛇与人之间的幻化）：出现两蛇，即雌者化为美女，雄者（即海公子）以蛇的原形象出现，后来死了。
	〈龙〉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四则中有一则讲述小蛇旋转之后逐渐变大成龙的故事，展示出龙与蛇之间的混杂关系。
卷四	〈济南道人〉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道士将黄绦幻化为蛇，吓人的故事。
卷五	〈螳螂捕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螳螂（弱者）将蛇（强者）杀死的故事。
	〈花姑子〉	蛇的幻化形象（蛇与人之间的幻化）：蛇幻化为女子（华姑子）与安生相狎，继而渐露蛇征，致安生死命，最后被杀死。

	〈莲花公主〉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破坏蜂的家园，最后被人类杀死。
卷六	〈豢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人把蛇驯服，用佛像将蛇镇着不让它们出来害人以及将蛇杀了并煮来吃。
卷七	〈颠道人〉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道士将盖柄幻化成蟒蛇，吓人的故事。
	〈龙戏珠〉	蛇的原形象（具有“神性”的蛇）：篇名是龙，但是内容是讲述蛇害死蜘蛛与人的故事。从篇名与内容看出当时“龙蛇混杂”的一种状态。
卷八	〈禽侠〉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蛇攻击鸛鸟的巢，最后被鸛鸟引来的大鸟所杀。
卷十	〈素秋〉	蛇的幻化形象（物与蛇之间的幻化）：素秋遇危险，用法术变一条蟒蛇，将人吓跑，救自己。
卷十一	〈三仙〉	蛇的幻化形象（蛇与人之间的幻化）：蛇是神仙，以人形出现，帮助书生考中举人。
卷十二	〈青城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通过奇案的写法来呈现出人与蛇交配的文化。
附录	〈蜃蛇〉	蛇的原形象（自然界中的蛇）：童子能腾云是因为壁缝中有一条蛇，最后蛇被烧死。
	〈龙〉	蛇的幻化形象（蛇与人之间的幻化）：以小孩的形象出现，这小孩是小龙所幻化，但是其形体却形容成宛如一小白蛇。可见当时普遍将龙的外形形容成蛇，龙蛇观念混杂。

总结表三,《聊斋志异》总共有 19 篇关于蛇形象的篇章。经过分类后,“自然界中的蛇”有 8 篇、“具有‘神性’的蛇”有 2 篇、“具有‘人性’的蛇”有 2 篇、“蛇与人之间的幻化”4 篇、“物与蛇之间的幻化”有 3 篇。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在《聊斋志异》中蛇的原形象描写最多。而在原形象中,描述最多的是“自然界中的蛇”。从中可以看出,在清代,蛇的神性开始减弱,而作者则是通过了“蛇”的本性来进行创作。至于在幻化方面,作者已经是将幻化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从中展现出蛇的恶性与神性。

第四章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同异

经过文本解读后，笔者分别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将《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的蛇形象进行分类与分析。而在本章笔者要将两者的蛇形象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进而看出蛇形象在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产生。

本章节同样的分成两个小节，那就是《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共同点以及其不同点来论述。

第一节：《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共同点

在这一节里，笔者将分成两个部分来论述《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里蛇形象相似之点：一是蛇原形象的共同点，二为幻化形象的共同点。从中可以看出两者虽处在不同朝代但是两者所表达的蛇形象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相同的地方。

1、 原形象的共同点

首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两者之间在蛇的原形象里面都体现出龙蛇混杂的现象以及具有知恩图报、孝心的蛇形象。

《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两者都体现出龙蛇混杂这一共同点，笔者认为可以从闻一多〈伏羲考〉这篇论文探个究竟。所谓“龙”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它的外形与许多的动物都很相似，如龙像马、龙像狗等等。龙究竟是个怎样的动物？闻一多（2004）〈伏羲考〉认为，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古埃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文中也提到说，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因此，闻一多推论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这样看来，龙与蛇实在可分而又不可分。说是一种东西，它们的形状看来

相差很远，说是两种，龙的基调还是蛇。并且即称之为龙，就已经承认它是蛇类（79-80）。

总之，蛇与龙二名从来就是纠缠不清。因此，闻一多（2004）认为在引用古书中关于龙蛇的传说时，就无法，也不必将它们分清（80）。由此可见，就能解释出《太平广记》以及《聊斋志异》出现龙蛇混杂现象的原因。

蛇的原形象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都体现出蛇人性化的一面——知恩图报以及孝心。在这些报恩故事中，有一种是通过蛇的报恩来表达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其潜在的表达意图即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笔者认为《太平广记》里面对于蛇报恩的这些叙述就属于这种类型，如卷第四百五十六的〈邛都老姥〉讲述一个贫妇喂养小蛇，而后当妇人要被杀，蛇替老妇报仇以及卷第四百五十七的〈海州猎人〉则讲述小蛇寻找人类帮忙而后送珠作为答谢。以上两篇故事里的蛇，颠覆人们心中对于蛇的凶猛形象，原来凶猛的动物也有懂得报恩的一面。说故事者或许认为人与蛇之间能够和谐相处。

另一种情形就是蛇的报恩只是故事的表层叙述，它通常有一个或显明或隐曲的指涉对象——人（明讲蛇故事，实指现世流弊）（蔡春华，

2004: 147), 如《聊斋志异》中卷一的〈蛇人〉, 写的虽是人与蛇之间的“义”, 但作者更想以此来反衬浇薄的世情: 越写出蛇之义, 越显出人之无义。这是最为鲜明的借蛇以喻人的手法, 即借蛇中之可以称道者以鞭挞那些衣冠禽兽。唯其以蛇之类反衬, 才具有强大的否定力量, 所谓“禽兽不如”, 正是历来人们对于不义者的至贬之辞 (陈炳熙, 1991: 99)。也正如朱宝荣 (2005) 在〈动物形象: 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一文说的: “文学是人学, 写动物不过是从别一样的角度表现人。” (118)。

其实, 借用蛇或其他动物形象来阐释一些基本的伦理诉求, 诸如对善恶判然两分、劝善惩恶、知恩图报等, 都是常见的主题。在这样的意义上, 动物形象因此经常成了人类关照自身的一种参照物, 动物形象也就在与人的互为参照中被赋予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这种价值和意义可能实际上完全与它本身无关 (蔡春华, 2004: 147)。

然而并不是说知晓报恩的蛇就是完全的善, 因为在人类的眼里, 蛇毕竟是低于人的动物, 蛇吃人往往被抽象为社会伦理用以形象化地称之为善恶两极对立中的“恶”。但关键在于这种“恶”在报恩故事里偏偏是以善的形态出现, 以一种极端来映衬或突出另一种极端, 对人类的指责也就有了异乎寻常的力量 (蔡春华, 2004: 148-150)。如《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六的〈邛都老姥〉以及卷第四百五十八的〈檐生〉这

两则故事里的蛇都通晓人性，一者为老妇人复仇，一者解了主人之围。在很好地完成知恩图报的行为的同时，也为周围无辜的百姓带来灾难。故事一方面赞扬蛇所具备的伦理品性，指责为官者的草菅人命；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忘记人兽之别。蛇因此在这类故事中就呈现出又善又恶的两面性，而归根究底，恰恰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知恩图报品行的缺失，或者甚至是变本加厉地落井下石的丑恶，才使人类转而在动物身上寻找温情（蔡春华，2004：148-150）。

2、 蛇的幻化形象的共同点

“蛇”乃不祥且恐怖之物。世人恒以为“蛇”深具蛊惑性、妖魅性，狠毒而能伤人致死者，故有“蛇蝎”、“蛇妖”等形容词（潘江东，2006：250）。在蛇的幻化形象里头《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的共同点是蛇幻化为人后，会去伤害人类，体现出蛇的恶性，笔者就将称之为蛇妖。这点在《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八的〈李黄〉以及《聊斋志异》卷五的〈花姑子〉都能明显的看到。

所谓的妖怪，是一种代表特定宗教或准宗教观念的超自然体（丁俊杰，2011：84）。中国历史上，有关妖的记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妖怪”一词就有初步认知。《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

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杨伯峻编著，1981/2005：763）。杨伯峻注云：“群物失其常性，古人谓之为妖怪（针对这句而言‘地反物为妖’）”（杨伯峻编著，1981/2005：763）。换句话而言，“妖怪”最初的含义是指各种反常的现象。而司马迁也说过：“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汉]司马迁，1959：2049）。所谓物，就是由动物、植物、矿物、器物幻化成的物怪。所谓狐精蛇怪、花妖树魅者是。而在物怪中，人们最乐于表述的是动物。这是因为它较之植物、矿物、器物更多一点与人相通之处，让它们幻化成人也更为自然更为相像之故。这个人、物相幻化的特点，也是一种特异的构思或手法，其作用和效果相当复杂，是研究古典小说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尤以动物形象为错综纷纭（陈炳熙，1991：100）。

蛇为何会变成妖？其实，蛇在原始社会是被崇拜的。但是这样的观念却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有所转变。姜彬（1992）在〈江南地区蛇传说中古代图腾崇拜的内涵〉一文中就清楚的提及关于蛇意识在历史上的转变。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人们对蛇的意识上曾经有个转换，从完全的图腾神的信仰，转换成半兽半人神的信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蛇的观念又有一次重大的转变。当时道佛二教大行于世，不但鬼神观念大为张皇，妖怪之说也异军突起，在志怪小说中，多为表现。特别是道教，对妖怪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尤大。根据道教的说法，世上一切事物都可成精，能兴妖作怪。于是蛇从神、灵的地位，跌到妖怪的圈子，和

各种动植物及无生物的妖异视为一路，又因为蛇在生物上所具有的凶猛和剧毒的特性，比其他妖物更具有一种暴虐和凶残的面目。它被认为比其他动物更加有妖性（152-153）。因此，蛇幻化为人后，会去伤害人类。

第二节：《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的不同点

这一节里，笔者也将分成两个部分来论述《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蛇形象相异之处：一是蛇原形象的不同点，二为幻化形象的不同点。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处在不同的朝代，它们所要表达的蛇形象有哪方面的不一样，从中找出它们不一样的原因。

1、原形象的不同点

对蛇的原形象，从《太平广记》到《聊斋志异》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者之间的不同就是蛇的神性渐渐的渐落。《聊斋志异》里头几乎对蛇的神性都无提起，多数都集中在人性或者是写蛇如何被弱小所战胜，

凸显只要肯努力，邪是不能胜正的正能量。此外，《聊斋志异》里头人已经能够战胜蛇，人吃蛇或者杀蛇都不会遭到蛇的报复，反之蛇因为伤害人类而被关在寺庙里，这一点在《聊斋志异》卷六的〈豢蛇〉有所提到。

为何《太平广记》里会有如此多描写蛇的神性的文章呢？对此，我们就要从中国的图腾崇拜谈起。图腾崇拜是与狩猎、采集生活相适应的宗教形式，它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则逐渐演变（陈绍棣，2003：455）。图腾一词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方言“Totem”的音译，意译为“它的亲族”。原始先民们相信自己的氏族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视他们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并对它们加以膜拜（吴光正，2002：2）。

图腾崇拜是否在中国社会存在，宋兆麟（2001）所著的《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里，作出肯定的答案，他说：“从民族学资料看，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过图腾信仰，但是也有少数民族缺乏图腾遗迹。从考古资料看也能看到图腾形象，且有一定的地域性。”（428），如在南方民族中，越人主要崇拜蛇图腾⁴；至于古代的东北民族，有的学者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认为从兴安岭以西到贝加尔湖地区为游猎民或游牧民，他们崇拜

⁴作者通过大量的例子说明越人崇拜蛇图腾。详细的内容可参阅陈绍棣著：《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页461-462。

的是熊、鹿、狗、狼等图腾；自兴安岭以东至海为农牧民和渔猎民，他们崇拜蛇、鸟等图腾（陈绍棣，2003：465）。由此看来，图腾崇拜在中国是存在的，在上古时候蛇是被人当作神一样的崇拜。而蛇除了作为图腾被人崇拜之外，蛇也是雨神形象之一（陈绍棣，2003：478-479）。

虽然后期蛇从神的位置跌入妖怪的圈子，但是蛇的这些神性却仍然保有在文章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多难，民生痛苦，天灾人祸，交相侵逼，在这种环境中，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渺茫不可知的自然及幻想出的神灵身上，万物有灵是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的信仰。当时，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对动植物旺盛强劲的生命力及其种种自然属性无法理解，敬畏和崇拜也就油然而生。那时期的动物有象征吉祥，如凤凰、龙、白雀等，此外动物不但可以兆祥，也能预示灾祸（张承宗、魏向东，2001：466、476-477）。这些在《太平广记》的蛇形象中都曾展现出来，如卷第四百五十六〈吴孟〉预示蛇被杀后，蜀地的强盗被平定。

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太平广记》里头有一系列介绍蛇的习性、居住地、颜色等的篇章让人们多了解蛇这类型的动物，如《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八〈选仙场〉讲述的是道士被蟒蛇吃的故事，体现出蛇的本性——会吃人。但是这类文章《聊斋志异》里头倒是少见。《聊斋志异》多数是通过“蛇”这个较单纯的角色（蛇可能是具有灵性的或者恶

性)的描写来达到他所要表达的目的,如《聊斋志异》卷一〈斫蟒〉虽写蟒蛇吃人但是最后因面对着弟救兄的情义,蛇被其所感动而不吃人。

蒲松龄会有这样的创作意图,笔者认为可以从当时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聊斋志异》里,蒲松龄所写的〈自志〉窥探出原因。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主要是生活在清顺治、康熙年间。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高压与收买的政策。一方面,在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又继承明代的特务政治,暗探密布四方;并屡兴文字狱,对有反清思想嫌疑的著作,不但把作者捉去杀头,连作序、刻书、买卖书籍以及收藏者,以至地方官,概予格杀。另一方面,又以擢用降臣、继续八股科举取士制度等来笼络人心,逐渐淡化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吴志达,2005:725-726)。

由上可知,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唯一出路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而蒲松龄走的正是这条路。然而蒲松龄在科举路上,刚开始是相当顺利,但之后却接连失败,加上家里生活条件不好。为了生活,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接受孙惠的邀请去当幕宾,主要任务是代孙惠作应酬文字,比如起草书信、呈文、告示等。这期间,他领略了江南的大好风光,考察了那里的风土人

情，进一步了解了人民的苦难，目睹了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也亲身体验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冯伟民，1986：3-6）。

这样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经历，让蒲松龄有了许多的闷气。但是，由于当时文网严厉，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迫害。于是，蒲松龄决定采用谈狐说鬼的方式，来抒发胸中的不满，寄托自己的理想（冯伟民，1986：20），而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自志〉来加以证实。

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在《聊斋志异》的〈自志〉里叙述其故事的来源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1）。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其故事来源大致有三个。第一是他对于古代志怪小说的爱好，从中提取某些题材予以再创作；二是自己听到的民间故事传说；三是友人提供的材料。由此可见素材来源的广泛性，既有传统的题材，更多是来自现实的传闻，生活气息较浓。其中许多是写狐鬼花妖的故事，这一方面是受到志怪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大概是为了冲淡政治色彩，以避开清初恐怖的思想统治，免受文字狱之祸，正如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在〈聊斋自志〉云：“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1）。由此可见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乃借谈狐说鬼来寄托情怀，宣泄孤愤。换句话说，为了躲避文字狱，作者是有意运用蛇这个动物的描写来另指他物。

2、 蛇的幻化形象的不同点

经过比较之后，笔者发现《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在蛇的幻化形象方面的不同点乃前者有出现不守妇道、恶毒的妇女会幻化成蛇的故事。但是这类型的故事在后者是看不见的。

在当时文人的笔下，蛇的形象是非常可怕的。他们把“蛇”和“女人”联系起来，这是因为蛇行的曲折，容易使人联想到女人行走和舞蹈的体态。由于他们对妇女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女人是“不祥之物”，是专以“色情”迷惑和祸害男人的，因此她们也同蛇一样可怕（吕洪年，2006：23）。

此外，笔者认为《太平广记》里所以出现不守妇道、恶毒的妇女会幻化成蛇的故事，也与宗教有关。前面曾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佛二教大行于世。佛教对于中国小说的影响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从题材到情节、人物，都能看到佛教的痕迹，而“蛇”形象就是其中一个。

“蛇”这一形象在佛经文本有几个特殊的含义，其一就是蛇常用来泛指一切有害的事物。其二为，在佛经中，蛇还多与嗔恚联系在一起。嗔恚即愤怒之意，于贪、嗔、痴三毒中称为嗔毒，最为有害的蛇往往便是嗔毒的象征（郜林涛，2011：98）。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是“化形”的条件（项裕荣，2005：128）。这一点在《太平广记》卷第九十四〈华严和尚〉里有提到。故事讲述僧因为痛惜其钵坏了而对沙弥发怒，死后化成蛇报仇（出自唐皇甫氏撰《原化记》）。其三为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为恶者现在未来都会受到种种苦难折磨，其中一种就是受蛇身之苦，以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郜林涛，2011：98）。有趣的是，后来一些佛教题材的小说中，这类“化蛇受报”情节有时还可与妒妇联系起来，或因其生前多妒，死后即坠入蛇身。这在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九〈胡亮妾〉也有提到。故事是讲述妇人用火烧妾的双眼而后遭到蛇报，生下蛇，养蛇可免难。蛇后来被杀，自己则瞎眼（出自唐张鷟《朝野僉载》）。

会有这种妒妇“化蛇受报”的情节，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早期的印度佛经中，常有对女性的偏见甚至轻视，此与印度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故在一些佛经文本中，女性总是天生具有淫欲嫉妒之类的恶状，而蛇以狠毒之性，也经常用来比喻妇人。所以可以说，古代

小说中妒妇形象无数，因妒而受恶报的情节则是受佛教因果之说而出现（郜林涛，2011：99）。

而《聊斋志异》的幻化形象描写没有一定的模式，笔者可以将其分为三种：一为蛇幻化为人去害人，但却没有好的下场最后遭到杀害；二为蛇以神的身份幻化为人，帮助人；三为化为人，虽是说小龙但是具有小白蛇的形体，笔者将之归为龙蛇混杂的现象。由此可见，蒲松龄对于幻化的描写无一个固定的方式，他只是单纯的想通过幻化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他所想要表达之目的。

最后一个不同点在于，虽然《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两者之间都写物与蛇之间的幻化。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聊斋志异》里都是将物化成蛇，用来吓人或者是遇到危险，借用蛇作为逃跑的用途。笔者认为蒲松龄善于利用动物的本性——凶猛，加上幻化的手法来进行创作，使其作品能够更加的生动并且引人入胜。

总结以上论述，《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两者会出现不同点主要在于《太平广记》所录著书主要是在于记录一种与信仰或民俗有关的逸闻，而《聊斋志异》是具有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借助蛇形象进行文学创作，并寄寓蒲松龄的某种思想情感或观念。

第五章 结论

对《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中的蛇形象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之间对于蛇形象的描写存在着共同点以及不同点。这两部小说中的“蛇”除了延续着神话传说的形象外，还对传统观念中的蛇形象进行改造，明显的看出蛇形象的一个演变。

现代人对蛇的一种认知是它无非乃为一个极为凶猛的动物，见到它要避而远之。但是经过对《太平广记》以及《聊斋志异》的蛇形象进行研究之后，笔者发现这两部书里蛇的形象不只是现代人所认识到的如此简单。可以说，蛇形象的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变化息息相关。此外，也受到一些风俗文化、宗教以及作者写作目的等影响，因此两书进而写出其对蛇形象的构想。

在《太平广记》里，有一系列介绍蛇的品种、习性、性质、种类、形态、药用价值等的篇章，这与现代人对于蛇的认知是颇相似的。蛇具有“神性”的形象，如蛇出现预示天灾人祸或者预示升官加爵等的形象属性，这是源于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文化所导致的。蛇具有人性的描写，可说是与现代人对蛇的认知——蛇会攻击人之形象有着很大的差

异。这样凶猛的动物在篇章中，竟然会有人性化的一面，正如前面所述，当时的人们是为表达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因此赋予蛇这样的形象。至于在幻化的形象方面，蛇会幻化为人或者人会幻化为蛇演变成成为祸害人的妖怪或者作为一种因果报应。这样的蛇形象源于当时佛、道等宗教传播的影响。

《聊斋志异》方面，蒲松龄通过〈自志〉将其写作的目的很明确的表达出来。正如前文所言，为了避开文字狱，他选择通过动物、植物等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于当时社会的一些不满。这种表达不满的方式促使蒲松龄对于蛇形象进行一些改造。在《聊斋志异》里头，人类已经能够征服蛇，对于蛇的神性已经减低，但是龙蛇混杂现象却还是有所保留。《聊斋志异》里蛇仍然保有人性化的一面，这是因为作者想借用这个凶猛的动物都懂得报恩、受感动的行为，来影射那时候的人们连蛇都不如。此外，在蛇与人之间的幻化形象里头，其表达是多样式的。蒲松龄透过幻化的描写手法带出蛇妖的可怕、蛇的神性以及龙蛇混杂的现象。至于在物与蛇之间的幻化方面，则是通过将物幻化成蛇来达到逃脱、吓人的目的，将蛇的本性通过幻化手法表现出来。总而言之，《聊斋志异》里，蛇只不过是用来作为比喻、寄托的对象，但是却还保有其自然属性。

本论文主要即以文本解读的方法，通过阅读、辨析，将《太平广记》以及《聊斋志异》里头有关蛇形象的篇章进行分类，将蛇的形象分成蛇的原形象以及蛇的幻化形象两种。分类后，笔者以社会历史研究法，通过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剖析蛇之形象。让读者们了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蛇所呈现的形象。接着，笔者再通过民俗信仰、动物形象研究、图腾研究以及宗教等角度，多方面分析蛇之形象。

经过笔者仔细审视之后，觉察《太平广记》与《聊斋志异》在蛇形象的刻画虽有不同，却仍旧保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也能够证明《聊斋志异》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受到《太平广记》的影响。两部作品都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呈现出不同的蛇形象，让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认识文学属性及自然属性的蛇这个凶猛的动物。

引用书目

一、 专书

[汉]司马迁（1959），〈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史记》第六册，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清]蒲松龄，朱其铠主编（1989/2008），《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清]纪昀（2005），《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四）·盛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李昉等编（1961/2006），《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

杨伯峻编著（1981/2005），《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蔡春华（2004），《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陈绍棣（2003），《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炳熙（1991），《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新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冯伟民（1986），《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

傅璇琮，蒋寅主编；刘扬忠分卷主编（2005），《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姜彬（1992），〈江南地区蛇传说中古代图腾崇拜的内涵〉，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七集）—人生礼俗研究》（页145-160），上海：学林出版社。
- 鲁刚（2009），《文化神话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吕洪年（2006），〈《白蛇传》的古源与今流〉，戴不凡等著，陶玮选编，《名家谈白蛇传》（页22-3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鲁迅（2006），《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牛景丽（2008），《《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潘江东（2006），〈说蛇〉，戴不凡等著，陶玮选编，《名家谈白蛇传》（页250-271），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闻一多（2004），《闻一多全集3•神话篇•诗经篇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朱一玄（2002），《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赵明政（1999），《文言小说：文士的释怀与写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俊峰（2000），《图腾崇拜文化》，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 张承宗、魏向东（2001），《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吴光正（2002），《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志达（2005），《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

二、 期刊论文

艾丹(2010)，〈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形象及其隐喻的文化含义〉，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曹宣（2003），〈古埃及、中国神话中蛇形象的比较研究〉，《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3年第4期，页32-33。

曹廷伟（1993），〈宋代《太平广记》中的蛇〉，《蛇志》，1993年第4期，页34-35。

陈炳熙（1995），〈龙蛇鬣翼（鱼旁）皆成妙文——二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描写〉，《昌潍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页34-41。

陈琬柠（2012），〈浅谈中西神话传说中的蛇形象〉，《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4期，页250-251。

丁俊杰（2011），〈中国女蛇精故事和狐精故事的相似性比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页84-86、90。

郜林涛（2011），〈汉译佛经中的“蛇”形象探源及其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名作欣赏》，2011年第17期，页98-99、104。

- 林值峰（1999），〈《聊斋志异》中动物的人情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页63-65。
- 卢娜（2013），〈论《太平广记》中的蛇形象〉，《语文学刊》，2013年第8期，页48-50。
- 吕大吉（1994），〈学术需理性 信仰要宽容——宗教研究方法谈之一〉，《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第2期，页44-47。
- 马茂洋（2012），〈《聊斋志异》幻化美学研究〉，《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2期，页20-32。
- 吴九成（2004），〈《聊斋》动物故事散论〉，《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页26-32、页70。
- 吴布林、白春霞（2011），〈《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管子学刊》，2011年第1期，页108-110。
- 宋兆麟（2001），《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宋志玛（2009），〈谈《山海经》中的蛇形象〉，《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页33-35。
- 项裕荣（2005），〈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页128-134。
- 余晓静（2010），《论中印古代文学中蛇形象的演变》，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张振岳（2009），〈解读中国“蛇”文化的祥瑞内涵〉，《纺织科技进展》，2009年第3期，页38-39、52。

张敏（2008），〈浅析东西方文明之蛇形象比较〉，《今日南国》，2008年第8期，页131。

张璇（2010），〈异类有情 尚堪晤对——《聊斋志异》动物描写摭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4期，页57-60。

郑茜（2009），〈浅谈对社会历史研究法的认识〉，《今日南国》，2009年九月，页119-120。

朱宝荣（2005），〈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页115-121。

朱群（1987），〈图腾探析〉，《西南民族学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一期，页26-34。